王恭毅公駁稿

王恭毅公駁稿下

謀殺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西清吏司開詳犯人一名王鑑所犯合依故殺者律斬秋後處決除復詳外案照先該本司問詳犯人王鑑王鐸各犯該斬絞罪名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寺問去後今問王鑑前罪查得王鑑原招有堂兄王鎮同伊弟王錦來家要分粮食不得將鑑罵說我兄弟兩箇來這遭不分與我粮食務要將你們告官發田原籍當差鑑等懷恨至晚有王鎮王錦

在本家南房宿歇鑑聽探各人睡熟不合起謀
与兄王鐸議說咱庄上人家窎遠迹今夜靜無
人得知將這兩箇打死撞在一邊着一把火燒
了無事兄他後頭告害有兄王鐸不合允從是
鑑手執頂門大棍先將王鎮打死有王錦驚醒
奔走是鑑与兄王鐸各人趕至東墻有王錦跳
墻逃命鑑就用棍亂打身死同兄王鐸將屍撞
在一處用石杵將各屍頭腦打碎就行放火將
草房二間同王鎮等屍燒化今却招称王鐸先
前去河內繒魚不在是鑑跳起惡意將王鎮等打

死却去報與兄王鐸前情嗔伊因家與鑑將王鎮等身屍燒毀切詳王鑑既自招認与兄王鐸同謀將王鎮等打死節次檢勘供結相同今決審憑何證佐却招王鐸繒魚不在設若比時王鐸果去繒魚必是有人同行其繒魚處所必然有人知見今却全無證據平空提招前日且王鐸既去繒魚王鑑一人在家豈敢輒起謀心將王鎮等二人打死况三錦驚覺奔走非是二人齊功下手豈能將伊打死擅屍燒毀兼秘打死王鎮等之時王鐸繒魚既不在家聞死之後緣

何又云報兄王鐸回家扛屍燒毀全說不通況
比先[illegible]鞫之時若有此情王鑑豈肯隱匿不說
直待駁回再問纔方說出顯是王鐸惧怕重罪
故令王鑑改換招詞意圖脫免原問官吏不究
虗實輒便聽信改擬徒罪事屬不當且王鑑所
犯係干十惡今擬秋後處決俱屬未明有碍類
奏
大理寺爲挾讐誣賴人命等事刑部四川清吏
司開詳犯人三名康耀徐益馮昭爲犯換合依
謀殺人康耀造意者律斬徐益馮昭從而加功

者律各絞秋後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恭詳外者得康耀招称先與潘妙安通奸曰
怕潘羊保覇占不得奸宿抑與馮昭徐益議名
要將潘羊保謀死置酒請潘羊保飲訖伺候將
熟耀用麻繩套在潘羊保頸項令徐益相共搭
勒不死令馮昭拾起壘皂磚從左脇肋上打訖
五下脊背上打訖三下耀怕不死又自接磚從
右太陽上儘力打訖一下纔方身死事發檢驗
問耀与徐益商量你下手認做主謀我原主謀
認做下手故意顛倒等官府摸頭腦不着徐益

聽允供稱與吳真康耀商議叫同蘇留今候見
潘羊保同到申明亭四下無人假與爭論康耀
下手將潘羊保扭倒各人用拳亂打康耀抱住
兩手吳真抱住兩脚康耀叫孟解繩縛頸與蘇
留今拖縛致死虛情在官問擬徐孟謀殺人造
意律斬耀與吳真蘇留今俱從而加功絞照供
明申詳刑部駁回將耀問出前情切詳康耀既
是與潘妙妾有奸因怕潘羊保霸占將伊謀死
其徐孟止是下手之人別無讐恨緣何比先輙
自承認主謀情由為照既是一同下手緣何比

光徐盐却肯脱伊重罪問擬供明况吴真蘇留
令比先既是全不知情緣何便肯甘心受死自
認被罪署無異詞直待刑部駁回方將康耀問
出前情却將徐盐原擬主謀之人改作下手馮
昭原擬供明之人坐以死刑雖称比時康耀設
計主使徐盐等妄招緣徐盐等俱非木石豈肯
一一聽其主使就任重刑且比先招在申明亭
將潘羊保謀死今却招在康耀家將潘羊保謀
殺前後招詞互相轉換中間情弊全未明白係
干人命難以類奏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西清吏司開詳犯人

一名程盛所犯合依謀殺人造意者律斬秋後

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程盛招称曰許公茂與汪玄祖

男婦沈氏通奸領到盛家約會汪衛煩等出賣

有汪玄祖出帖召尋汪衛煩就將召帖前到盛

家說知是盛不肯放出汪玄祖掩扯汪衛煩告

縣行提盛逃躲捉男程添梼等監問盛惧怕將

沈氏送到孤舟領上本婦怕阿翁与夫責罵不

肯回去又恐天明是盛將本婦行倒用亭麻繩

繫在樹上勒死拖到黄泥塘用小繩吊在松木
上拋將幼女丟在汪玄祖門首伊家聽知女㖞
拖婦并情切詳程盛既將沈氏藏匿在家已被
汪玄祖告發程盛迹躲伊男程添林拏獲在官
本婦緣何又在伊家藏住既在伊家藏住事有
歸著程盛緣何又敢將本婦謀死況稱惧罪
將本婦送到孤舟嶺上本婦止是惧怕夫等責
罵緣何不肯回家程盛既送到彼聽其自去回
何就打將伊打勒致死且彼時程盛要送本婦
回家緣何又帶苧麻小索繫身滑以將本婦勒

死懸吊詃若果有前項虚跡則是見有謀殺本
婦之心如何又称送到類上不肯冝去絶方謀
死燕且程威比時謀殺沈氏其心荒擾走躲不
暇何得如比從容又敢將幼女称去汪玄祖門
首去下此等情節全說不過若果程威將沈氏
謀殺亦必有同謀下手之人今止坐本犯前罪
似無此理又况沈氏身屍不曾檢驗傷痕定執
致死根因輙便朦朧開詳係干重刑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辨明冤枉誣陷人命等事據左寺案
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開坐犯人二名龔祚所

犯合依原擬謀殺人造意者律斬袁敬從而加

功者律絞俱秋後處決係[illegible][illegible]刑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龔祚明[illegible]先与林氏通奸後

又典崔在家奸宿有父龔[illegible]典到衣敬水田耕

種祚見貓熟刀引林氏同到伊家收割奸宿有

蔡恭回袁敬借伊同錢七[illegible]文前來取討行至

伊家門首口中帶唱彼有[illegible]林氏在於袁敬門裏

站立因見蔣恭口唱就行[illegible]伊作唉栫入看見

就用太蒜將蔣蔡兜嘴打訖一棒昏倒在地又

將伊左右肋下打訖二棍[illegible]有袁敬在傍看見

是祚回見蔣恭不死就與袁歆謀說這廝回家
一定告狀你也欠他銅錢日逐被他逼討不若
一發將他開除了罷袁歆亦忘借銅錢無還亦不
合依聽將祚原棍拾起亦將伊背上打訖兩棍
當時身死祚與袁歆惧怕事發令雇工人王伍
等將屍扛至高橋邊放在袁歆船內撑至三里
蕩丟在水中祚又怕袁歆透漏消息與伊客說
你却不要與人說知先前借我銀子不要你還
了等情切詳林氏係是淫婦龔祚與雇奸宿今
將恭與伊作笑未審平日有無通奸情由設若

無奸不過一時作笑而已初非爭奸鬪毆有例大讐就行將伊謀死且謀死人命必自懷挾讐恨預先謀議方纔下手今龔祚止同將恭与林氏作笑一時忿怒將伊打倒就与袁敬商量打死未審有無謀殺情由且彼時龔祚已將蔣恭打昏止是未曾氣絕若要打死但加數棍而已何必又與袁敬商量假手於彼況袁敬止欠蔣恭銅錢七十文不為重債有何大恨豈肯便聽龔祚之言輙將蔣恭謀殺今招前情不無文飾假令蔣恭果被龔祚袁敬同謀殺死其袁敬亦係

下手究犯豈肯与人說知朦祚緣何又忙遺漏
消息与伊密說老爺借我銀子不要你還等語
似此情節尤說不通係干人命通屬未明有碍
類奏合駁再行勘問明白重別開詳
大理寺為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張鑑所犯合依尊長毆
小功卑幼折傷以上減凡人刀傷人二等律張
祥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郝氏告
張鑑等糾合張富用刀將張璐肚上戳傷身死
得實張富合坐以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今處

依誣告人死罪未决者律遇蒙
恩例通減二等張鑑杖九十張祥杖六十郭氏杖
九十徒二年半趙恕等四名俱供明除審録
外卷内查得郭氏状告有夫張鎔堂弟張鑑屢
次揚言要害民家人命成化三年八月内張鑑
用刀戳傷氏男張汜肐膊二處本年十二月十
四日張鑑用刀一把來氏門首口稱要害性命
氏夫張鎔見伊有刀將張鑑揪採毆打正月二
十三日張祥張鑑糾合張銘張富反行惡意用
刀一把將氏夫張鎔肚上戳傷身死等情令張

鑑却拓鑑回被張鋐行祈左腿与兄張銘議允令兄張祥控訴刑部該司張鋐回見罕人緊急又張瑾逃避又見郭氏捉拿到官仍要尋死消鑑等最賴當拿尖刀一把在手候至五更時分巷去張銘門首自行解開衣服用右手將自心坎下偏左戳傷三刀隣人杜名前去看問張鋐賴說我被張銘張祥張富拖到這等解開衣服張鑑用刀將我戳傷見有刀在我身邊等語杜名當叫總甲趙恕等扛擡回家郭氏審問戳傷情由張鋐言說我回該司拿人緊急張紀等各

又脫縣不在你〻監禁在官以此無奈只得自
行尋死要張鑑等償命我若死了你只依我說
告張鑑每戳殺〻要他償命切詳好生惡死人
之同情比時張鑑止告張鎔毆打等情在官別
無重事張鎔豈肯輕便尋死爲賴且郭氏明告
張鑑等節以拏刀來伊門首要害夫張鎔性命
又用刀將男張圯戳傷二處其張鑑要殺張鎔
情節似非一日張鎔致死根因恐非暗昧況稱
張鎔當夜不知時分來家又取別樣尖刀一把
候至五更時分潛去張鑑門首自行解開衣服

用右手將自心坎下偏左戳傷三刀若此時果
係張銘自要尋死面頼必於咽喉下抹傷身死
豈不快當若欲戳死必然倉皇失次豈應如此
從容用手挐乃解開衣服自於心坎連戳三刀
且初戳一刀手足已軟疼痛已極豈能又戳二
刀此等情詞全說不通兹又該兵馬司委官人
等先前檢勘屍傷之時張鑑當官親供鑑与姪
張玘等因攬錢粮懷恨在心被張玘等同父張
銘將鑑毆打是鑑同兄張祥及張富前去張銘
家內商議我每暗將張銘害死久後也好過活

至五更時分俏見張鎔出門各人拖扯到於張
銘門首張銘張祥張富將兄扯住鑑用尖刀解
開衣服於伊心口下戳訖三刀奔走去訖該地
方火甲人等供結相同今称張鎔與伊妻郭氏
說知自識情由緣前項言語既無知證之人在
傍聽知又無片紙隻字在官證佐止憑本婦一
面之詞脫免張鑑等重罪恐是郭氏因在官司
聽候日久不得結絕又因張鑑等買免故捏前
詞妄為出脫剐招內既称張鑑被張鎔打折左
腿必是已成廢疾今看張鑑步履如故顯是張

鎔被戳之時張鑑前傷經隔四十餘日已自平復今称張鎔戳傷之時鑑正被打折腿骨病卧在床不能動履尤屬虛妄中間情節逐節可疑該吾今招是實其前二次檢勘官吏定執致死根因不明亦合提問係干人命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搶割田禾殺害人命事據右寺案呈該廣東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何宗貴等一十二名何宗貴何詔紹四仔閔智智黎太玄蘇二孫蔡二仔蔡亞三黄癸丑區祖禮何頂龍蒔全所犯俱依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各絞秋

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續該本道手本開称数内犯人區祖禮何頂冀
得全陸續病故等回到寺除叅詳外看得何宗
貴招称已死張福斜同宗貴何詔鮑四仔閔智
黎太玄蘇二孫蔡二仔蔡亞三黄癸丑并已死
區祖禮等共駕船隻前去盗割蘇璿田禾有蘇
璿等六人佃戶陳遂等三十二人各駕船隻前
來收禾爭論張福懷恨蘇璿舊雠與宗貴等謀
允趕打蘇璿等六人躲避宗貴等搖船趕上陳
遂船隻蘇二孫用石頭打傷譚亞泰宗貴用竹

篙打傷陳逐闕稍用石頭打傷馬志承獲麥肥保用石頭打傷爰遜何詔用木棍打傷譚亞祖俱答落水身死等情切詳何宗貴等一十餘人俱招聽令張福主謀將陳逐等提打令止稱蘇二孫等五人用石頭等物打傷陳逐等落水身死不見明白声說行兇之時其䲴四仔等八人用何器械打傷何人及有無加功情由却與何宗貴等同坐前律事屬未明況何宗貴等行兇之時各用石棍亂打未審憑何得知打傷落水身死者五人荒忙跳水爭死者二十七人雖称

陳逐等五人身死檢有傷痕其鄭長等十七人
身屍漂流無存案未憑何得知各人〻係跳水
淹死事尤欠審且何宗貴等殺人數多中間恐
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情由不見追問的確兼
且招內既稱閻智打傷馬忠後又招作馬智未
審原係二人雖誤正是一人名字又查卷內何
宗貴令男何進寧赴京抱訴冤枉已行勘問〻
不見招出本處官司將將奏情詞作何問理緣
將各犯招罪呈詳係干重刑通難平允合駁轉
行原問衙門逐一查問明白另行開詳

大理寺為陳言事據右寺案呈該河南道監察
御史開詳犯人孫青王亮刑廣所犯俱合依原
擬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各絞秋後處决俱重
刑請
旨除叅詳外案照先該本道開詳合犯招罪緣由
為因不明已駁再詳去後叅看得孫青招称民
人汪四與青並做賊的梁溫等多打了銀子我
每合些好使用去拿洞也打些銀子来分用他
若不肯就与他殺一場是青聽允与汪四糾同
三官兒邢廣并軍民人劉二宮人等三百餘人各

執刀器到於雙廟兒山洞口不期梁溫等不容
進入亦領人衆與青等互相爭奪拒敵汪四就
令青等各將梁溫手下人吳青刀奉張能徐廣
并失記名石匠俱各殺死扛入柴籠內燒化等
情切詳強青等既听汪四主使將吳青等殺死
緣汪四同行三百余人未審吳青等的係何人
下手殺死况招三百餘人既無指實姓名又称
汪四令青等各將鎗刀器械殺死詳其等字之
中似乎三百餘人俱是下手人數却將王亮邢
廣問擬絞罪既問各犯前罪招內殺人加功之

時却無各犯姓名又不明招強青殺死何人三
亮刑廣殺死何人止称汪四令青等各將吳青
等殺死就擬強青等死刑事屬朦朧且比先汪
四糾同強青等止称要去奪洞打銀他若不肯
就與殺一場以後梁溫等爭奪拒敵被汪四等
將吳青等殺死似無謀殺情由今擬前罪尤不
合律兼且偷採銀沙俱是逃移軍民一時互相
爭奪雖殺或聚或散今為首梁溫不曾出官所
殺之人既無屍親告發又無身屍檢驗未審憑
何得知強青等殺死吳青等五人誠恐各犯指

打妄招前項姓名亦不可知今稱失記名石匠
一人事尤可疑又況謀殺人命必得身屍檢驗
首犯對證縂方明白今吴青等身屍既稱燒化
汪四首犯又稱脱逃縣問擬青等前罪全欠允
當係干重刑難以類奏

謀殺親夫

大理寺爲急充身故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
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二名萬五所犯與趙氏
俱合依用毒藥殺人者律各斬秋後處決何奴
才兒吾告李氏等將伊銀十五兩并衣服等物

倫盜得實李氏合坐以竊盜得財一百二十貫
無服之親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今虐依誣
告人徒罪加誣三等律李綏依誣騙人財物計
贓准竊盜論九十貫律何宏若告何璘將伊稍
來盤纏銀五十兩驢一頭令止還銀一兩驢一
頭得實何璘合坐以不應事重者律杖八十今
虐加誣三等律李賢石洪王玉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者律李賢石洪事理重者俱減等云除
審録外卷內查得何琮男何奴才見供稱伊父
何琮先在本布政司充吏成化二年十月內在

司房飲酒回家上後房暈昏迷跌倒在地有方
兒才蛮子扶救奴才兒比時幼小亦去拖叫卑
日終醒得活成化六年八月内在京房主人趙
玘家居住上林時分有父忽兩手拳縮双眼斜
睁牙齒緊閉昏死比時奴才兒扶頭趙氏一手
把燈一手攙扶得活後父典到三王房屋住坐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部與同討優給文
書大小男子二人到家父叫拏茶來吃奴才兒
与趙氏討茶三盞捧出各人吃罷有父送伊出
門隨遇李綬汪弘回家父討飯与伊同吃又令

奴才兒買酒一壺各人飲至半壺有父忽行暈死李綬汪弘同趙氏扶救當請曾太監到家診視言說這是夾陰入腦用酒灌救不治身死等曰今萬玉招称与趙氏有奸情密要將何琮謀死娶趙氏為妻將信藥遞与趙氏一向不得下手成化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何琮在部回家遇見李綬汪弘一同入家有何琮問趙氏要茶吃趙氏思起玉日前与伊信藥用甌盛茶將藥捏放在內何琮吃過毒發身死比与何奴才兒供詞不同切詳萬玉招称成化六年二月內討得

帶土信藥一錢要將何琮毒死比時萬玉常在
何琮家行走緣何一向不曾下手本年六月內
何琮趙氏搬在城內居住萬玉不曾尋來直至
成化七年三月內經隔十箇月之上萬玉方纔
尋到趙氏下處比時既是有人在家不曾成奸
各人又無宿約緣何萬玉就將信藥遞與趙氏
令將何宗毒死設若果有前藥遞與趙氏其在
家之人豈不看見且萬玉去尋趙氏止欲求奸
豈有就懷信藥即去毒死何琮之理趙氏既受
前藥必然下手緣何一向收在抗席下直至本

年四月內萬三尋來伊家又無通奸商議情由緣何遽然討出煎藥在手又不知有何緣故行走數步復回取藥一撮與趙氏收訖比先萬玉止討信藥一錢已過一年之工今將一撮與趙氏收訖亦審尚有若干作何使用況趙氏既有毒死何琮之心朝夕飲食之間任其下手何獨直待李綬汪弘一同入家纔方將藥放在茶盞內比時趙氏放藥之時未審果是何奴才見討茶三盞捧出將藥放在何琮盞內誰復何琮另自討茶將藥放與吃歡設若止是何奴才見捧

茶三盞與各人同飲則趙氏下毒緣何恰在何琮盞內切中本婦奸計耶何奴才見原供何琮在部與同優給男子二人回家討茶飲畢送伊出門隨遇李綬汪弘一同進入喫飯今招何琮在部回還遇見李綬汪弘一同入家比時何琮既與優給男子及李綬曾回家必是一同吃茶豈有自討茶吃之理且李綬等與何琮吃飯飲酒忽然昏死李綬止係趙氏奸夫若是下藥李綬豈不知情又况前項信藥收藏月久藥性已過何琮若果吃下必然經隔一日半日然後

毒發豈有當時就死之理比時又請管太監看
係夾陰入臍今却不拘管太醫審問委曰何故
致命輙作毒發身死若果中毒身死必是遍身
發皰唇吻咽喉等處破裂發變今先次檢驗冤
傷俱称用銀物揷探变黑及至墳寫屍面却開
咽喉唇吻心坎等處俱各無故既是咽喉無故
不知揷探銀物從何發变以後委官重檢又称
用銀物揷探咽喉密封良久取出銀色不变妥
無毒死情由及至該司駁回再檢却又称皮肉
俱已腐爛沿身上下等骨俱黲黑色亦無的確

致命顯迹前後檢驗屍傷或稱有毒或稱無毒或稱腐爛係千重刑似此所為有司見識無又何奴才兒供稱何琮先在房主人趙現家昏死一次亦不見行拘趙現審問有無前項昏死情由况毒藥殺人條內不言皆者當分首從今將各犯俱擬斬罪與律不合且何弘明告何瑀稍來鹽纏銀十五兩驢一頭上運銀一兩驢一頭等情既是涉虛自有正律加誣却於不應事重上加等科斷尤屬未當况審萬三遷日執稱寃枉不肯服辨趙氏雖已畫字叫寃不已俱碍類

奏合通駁回吾行鞫問明白發審

毆死奸夫

大理寺為挾詐財物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十名張勝所犯合依夫毆妻至死者律絞秋後處決馬雲依恐嚇取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張五等五名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巨十三等一十三名俱供明云云除審錄外查得卷內先該餘丁張五奏称有姪張勝同妻周氏与餘丁馬震

偷奸殺訖就將首級赴官告知被馬鎮兄馬雲買囑堂弟馬海捏告問結了當又被馬雲引領家人將五捉打搶取銀兩等物及據馬海首称有兄馬雲与張勝父張六〻爭地有讐被張六六同男張宗等將弟馬震打死又將男婦拖到馬震死處亦行打死抵命等情該司備行各該州衛委官撿勘拘滑馬雲等供称有弟馬震點与張勝妻周氏奸宿約有二更時分被本夫將二人殺死及馬海亦供馬震點与周氏奸宿被張勝當夜將馬震周氏用斧頭砍死是海不合

程告張六六打死并張勝等各供有妻祖周全
患病去望田家至二更時分見妻周氏与奸夫
馬震在房炕上並頭奸宿被勝殺死及已死周
氏父周青亦知見隣佑火甲人張靖等供供馬
震曰与周氏奸宿被張勝殺死各供相同及至
本司鞫次駁勘各人終無異詞令張勝却招馬
震鞫次与妻周氏奸宿勝一向緝捕不見下落
天順八年五月初二日有妻祖周全患病勝去
看望就田与妻同歇至二更時分馬震越墻到
勝卧房門外用手指將板門連彈三下是勝

床聞知愚妻日前被人講說是非必是妻奸夫
氣忿起身開門潛躲門後馬震疑是周氏開門
就行進房揣摩周氏問彼時滕回夜深不知馬
震入内与妻求奸又恐是賊入滕家內偷盜當
時揣摩棒槌後知是馬震迎頭打訖一下提至
過道門内殺死知妻平日与伊通奸不合亦要
將周氏殺死周氏惧怕跪說可憐見不要殺我
滕氣忿將周氏喝說你替我磕頭饒你周氏依
聽向滕磕頭滕不合就用鉄斧將周氏腦後打
訖一下昏倒在地仍用鉄斧將周氏首級砍下

等詞比与前項勘結情節全不相同切詳張勝既与周氏同床宿歇馬震用手指連彈板門三下此必平日私約口號比時周氏聽知豈不唱令馬震脫走却乃隱忍致使張勝開門放入及至開門之後馬震知是周氏開門必似平日互相拖扯綢繆上床方可無疑豈有開門不見奸婦却肯進房將周氏揣摸況張勝平日既知伊妻与馬震有奸聽知手彈板門開放入內却称不知馬震入內与妻求奸又恐是賊入勝家內偷盜及至揣摸棒槌之後却又知是馬震迎頭

打死且張勝在房揣摸棒槌必然響動馬震豈
不知覺不行脫走況又房內昏暗何以能見馬
震頭腦就行迎頭打傷既是棒槌迎頭打訖一
下必然昏倒在地何以又能走到過道門內繞
方殺死此皆不通之論未審憑何招出前情若
果今招是實比時節次取勘之時馬雲親尋周
青親女無故俱被張勝殺死各人因何不行供
出前情反與回護直至該司取問之際張勝乃
肯說出前司自取重罪中間情節俱屬未明以
致張勝執稱究在不肯服辯及審馬雲等口詞

亦各栢同係于重刑有碍類奏

之辭人

大理寺為謀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貴州道

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七名于海所犯合仍依原

擬支解人者律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

妻子流三千里于實係八哥于孫興宋安于寧

俱為于海從各斬決不待時內于海招稱妻王

氏先已病故次子于廣招年一十歲双目俱瞎

緣係應流人數及于海等俱重刑請

旨除詳審外參詳得于海明招用棍照郭英頭上

打訖一棍張興手拏車輻照董海頭上打訖一
下俱各倒地又恐不死海令張興用斧於郭英
腦門上砍訖一斧又令侯八哥子用繩於董海
項下勒住俱各身死剥下衣服等件海又不合
將鐶刀令于寶將郭英等身屍剁碎于寶不合
下手轉刀與張興將各屍頭腿肐膊割做六大
塊布袋裝盛用驢馱出丟棄切詳于海等雖將
郭英等身屍剁碎緣郭英等比時俱已身死未
審是否支解情由誠恐于海等恃其兇惡慣君
刑法取問之時要滑脫免支解重罪隱下別情

故招各人身死方將衣服剝下割碎身屍事求
可知今不究問明白輙擬前律事屬未明有礙
類奏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
大理寺為挾讎放火殺人等事據左寺參呈該
刑部山東清吏司開詳犯人尹氏等二名俱合
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為從者律各斬決不待
時係重刑請
旨除參詳外看得尹氏招稱有孟廣紂合夫陳阜
子等六十餘人議允約定日期後夫陳阜子同

氏弟姪陳義等各帶妻尹氏吳喜兒等不合依
聽谷拿口袋被單前到沈剛家打開大門進入
院內拿住伊男沈昂等共一十三名口各用鎗
鞭骨朶棍棒戳打身死等詞切詳尹氏等俱係
婦人比時孟廣等同議劫殺之時既有男子等
六十餘人緣何又要婦女尹氏等隨同打劫既
有尹氏等隨去緣何謀議之時各婦俱不在場
且各婦既是同去打劫必有行兇器物今不見
招出執何器械止稱合拿口袋被單恐非上盜
之具既稱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必是一同下手

助打又一不見招出各婦此時用何器仗打傷是
何人命中間情節俱屬未明兼又數內陳廣兒
等雖稱自縊身死亦審曾無相視是否各犯的
確身死卽今未獲人犯尚多招內止稱孟廣陳
朴兒脫逃其餘未獲人犯不見作何處置劄既
招沈到伊妻沈何氏又稱盛氏未知何者爲的
既招陳義係尹氏夫姪又稱陳義係尹氏夫兄
未知何者爲是有此遂節矛盾係干重刑有礙
類奏

前一附併謄

大理寺為冒襲官職違法欺害等事據左寺寺亭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開詳犯人六名適珪所犯合依原擬謀殺人造意者律斬秋後處決阿昧阿昼阿納阿那阿蠟俱依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律皆斬決不待時俱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查得先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開詳適珪招罪緣由到寺叅看得適珪係是婦人既有夫男阿周等管事緣何俱是本婦主謀殺死前項人命既是本婦造意殺人緣一家有殺死四五

人者一姓有殺死六七人者亦審是否非死罪
三人況招内明稱阿周等節次殺兵殺死人命
搶劫財物燒燬房屋恐有别項正犯今擬各犯
前罪事屬未明已經駁回勘問去後未報今又
詳前因係照適珪等一起因犯兩處開詳事不
歸一況各犯情罪不明駁問未報難以類奏合
駁俻行該道候問報至日徑自併詳

人命事 鬬毆殺

大理寺為分理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
州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六名王亥所犯合依故

殺者律斬秋後處决捉獲依均捕罪人因而棄去財物者加竊盜一百二十貫罪止二等律王奉若奏指揮提鈙接受強盜屈能宮絹十又小絹十四疋各色紵絲四疋銀二十五兩又受強盜田三綿羊二十隻小絹八疋銀二十兩俱各賣放得實提能合坐以官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殺令盧詠誣告入死罪未决者律田三依原擬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王禮王肆況俱依棄毀人器物者計贓唯竊盜論一百二十貫俱爲未到官郭旺從減一

等律劉恕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張玉依原擬強盜窩主若不行又不分贓者律減等杖九十吳剛孔威王鳳楊振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笞三十王奉係操軍王禮王四兒俱餘丁劉恕等三名俱民人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楊成見係軍人的決孔威王鳳俱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田三張玉俱犯在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大赦以前免罪與供明才真等三名各還職著役隨住寧家查得提能見蒙本司別卷奏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勘問未結難便發落審畢合付
該委徑送前去從重問結除審錄外參看得王
友雖招故將吳剛父病妻郭氏打死圖賴劉思
要伊償命緣何委官檢屍之時明知王友係是
竟犯不拘面認屍傷審取親供在官且比時王
友已被提解捉送本衛收監其本衛官吏亦知
王友係是竟犯既不送檢屍傷又不解發問罪
卻乃疎放縱其自行越關來京供送中間情節
全欠明白況審王奉執稱委同郭旺打破劉思
家房九等物並無王禮王四兒同打今招郭旺

同王奉王禮王四兒打碎房屋等物怨忌止憑
劉恕一面告詞輙便聽信致將王友一家父子
四人俱問重罪情亦可矜係干人命逆節未明
難以平允合將王友王奉王禮王四兒劉恕吳
剛駁回再問送審內提能等十名審擬合律如
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陝西清
吏司發審犯人四名王福廣所犯合依罪人拒
捕其捕者格殺之律勿論與供明李氏杜文鄉
劉海各著役隨住人㑹審錄外卷內查得西城兵

馬司手本開據總甲杜文𨙸呈成化五年四月初七日夜有本村住人王福廣到鋪報說被賊入將頭打破隨即拿住在家訾語是文𨙸到彼見男子在於伊家有傷就將王福廣并男子一人捉拿到鋪至夜三更因傷身死今招郭小来福廣家剜墻進入偷穀三斗福廣追趕有郭小厮背穀奔走拿磚拒捕將福廣頭顱打破是福廣儘力追趕郭小厮脫走不及被福廣用棍打傷倒地連贓捉拿到鋪至三更時分因傷身死比与原發初情全不相同切詳郭小厮既到王

福廣家偷盜谷子比時王福廣緣何不將偷谷情由報与火甲及至火甲杜文衡捉拿之時緣何不称連贓捉獲却乃止称見得男子一人有傷捉拏到鋪並不曾開有偷鼓拒捕情由直至檢驗屍傷王福廣緫供郭小厮剜墻偷穀拏磚拒捕似有餙詞遮罪情由且郭小厮既無器械在身緣何却能剜墻進入既是背穀奔走緣何又能拏磚拒捕此等情節俱說不通今憑王福廣一面之詞就作拒捕格殺係干人命重情事恐未當有碍平允合通駁回再行勘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王妙榮所犯合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逃犯
張氏女依家人共犯免科韓氏楊氏俱依罵人
者律俱減盡無科各隨住除審錄外卷內查得
楊氏原告王海因討私債故將董斌打死又將
親父畐謀害命遮掩前情惧怕逃走今王妙榮
却招董斌被逼不過在於王海後院樹上自縊
有祖父王染醒覺亦在樹上縊死隱跌屍邊等
情切詳王染既見董斌自縊豈不報与伊男王海

淂知緣何一人便能解救其王海既知伊父王
梁縊死抵命緣何不行爲父伸訴輙便挈家逃
走且二人身死既無一人知見今來審憑何證
佐招出前因中間情節不無可疑合駁拏王
海等至日究問明白另行送審其王妙榮等果
無別情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爲人命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
一十二名劉氏所犯若告伊男石召去東安祖
果戶武從信谷友亮張福華等家筭帳要銀二
錢使用爭鬧將男打死故吊官園樹上淂實武

從信等俱合坐以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
金刃並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武從信依回事威逼人致死者
律減等杖九十谷友亮張福華劉玉何昇李秉
義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
各杖七十三示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劉氏明告有
男石名前去武從信家算帳要銀二錢來家使
用回至約有一箭餘地不知回何爭鬧將男打
死故吊官園棗樹上看得石名沿身及肚腹各
有青傷等情該司行府委官檢出石名身屍額

顱腮腴有甲等處俱有青赤等傷訖与所告情
詞相同今劉氏却招有男石名到武從信家要
銀二錢說定還伊柏葉有武從信怯說你日前
拿我黑豆說還柏葉無有如今又要問我要銀
因而与男互相爭罵從信不合行兇罵說你這
奴才快送柏葉還我黑豆錢便罷不然我到明
後撞見定打的你害有男石名氣起走出在於
武從信家邊官棗園樹上自縊身死切詳石名
止欠武從信黑豆六斗別無雜還重債武從信
止罵石名數句又無逼打重情未審石名有何

惧怕輙肯舍命自縊中間顯有打傷致死情由
今委官檢出石名額顱等處青赤傷痕俱係致
命去處稆内却乃隱下前傷止開自縊傷痕不
知前項重傷從何而得且武從信既不曾將石
名毆打沿身上下當無他故何故重疊傷痕填
在屍格公然置之不問設若武從信果將石名
毀罵自縊而死其武從信不該償命必不隱諱
何故累次訴狀俱稱与石名不相識認又無往
來相干即此訴詞顯有隱情惧罪情弊今石名
致死根因不行究問明白劉氏爲子伸究反坐

誣告重罪死者銜冤生者受屈似此斷獄恐虧
公道實難平允除將劉氏武從信楊青谷友亮
張福華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何昇等七名審
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巡捕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
四名顧春所犯合依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
而殺者以鬬殺傷者論絞秋後處決劉七保依
重事告實輕事招虛免罪蔡惠能李氏俱供明
各隨住劉七保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寧家緣顧
春係重刑請

旨除審外巻內查得劉七保明告有父劉鵬將帶

盤纏金銀貨物獨身搬到劉百戶家安歇今父

在房身死止留鋪盖氈被等物其餘金銀貨物

俱無前後墻上血流踪跡及父沿身紫赤傷痕

本院住入二十七戶不肯說与七保顯是房主

共謀圖財身死等因今覷春却招劉鵬帶酒潛

入春房內將女蔡愚能用言調戲有女不從出

門声叫是春聽知就將劉鵬拘執毆打有傷回

晚各散睡訖至次日早有劉榮妻李氏不見劉

鵬開門前去將伊房門推開見劉鵬身死在坑

学情切詳劉鵬既是白日進入顧春房内將伊女蔡惠懿調戲被顧春拘執打死其同院住人豈不知見緣何不與劉七保説知且比時劉鵬雖死其隨身盤纏銀貨豈無遺留在房今止遺鋪襢蓋被其餘金銀貨物俱無分文中間恐有別項情由況顧春止招劉鵬被打有傷各散睡訖至次日早李氏將門推開見伊身死在坑不見招出劉鵬是何時分因傷身死的確緣由尤屬未明係干人命有碍類奏除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

吏司開詳犯人一名劉進即劉福壽所犯合依

原擬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秋

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參詳外卷內查得唐榮明告伊男唐維前往

閙門行至月城內日見馬過一時躲避張維門

首不期本人嗔怪將男穢罵不容分說手執木

棍揪倒在地打傷㐫被伊隣劉進喝令打死等

情今劉進卻招唐維來鋪求討羊肉不與反被

穢罵行走福壽嗔怪手執木棍趕至張維門首

扭住用柴将伊腦肋等處打傷次日有唐維祖
母常氏拴扶唐維前來店內称說被打傷重是
福壽將熟羊肉二塊央令張維付与回家等詞
全与原發不同切詳唐維既被劉進打傷回家
經隔七日方纔身死緣何不与伊父唐榮說知
行兇之人其父唐榮亦豈不詢問的確情由纔
方告狀今唐榮狀內專告張繼將伊男唐維打
死劉進止是喝令人數却乃自招趕至張繼門
首將唐維打死中間恐有移情就獄逼迫招承
情由况唐維若果問劉進討要羊肉以後被打

原缺

有狄于成因與褚英爭田有讐教唆徐安捏稱
褚英強買金榮砂糖將伊打死又唆表姪吳洪
六捏褚英打死金榮等情俱赴縣首告切詳徐
安吳洪二狀俱告褚英將金榮打死及褚英訴
狀止稱金榮跌死不曾訴有褚欽打死金榮情
由今本府未審憑何證見問出褚欽將金榮打
死情由況徐安等不係屍親却告褚英打死人
命今褚欽雖招前情緣不曾行拘屍親及知見
人等到官面對虛實輒擬前罪中間恐有冤抑
且毆死人命必須檢驗屍傷纔見真情今金榮

身屍又称燒化不存無從檢驗其致死根曰終
未明白雖称委官勘問恐有扶同情弊係干重
刑通屬未明有碍類奏
大理寺爲人命事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
一十一名周洪所犯合依故殺者律斬秋後處
决周英依官司差人勾攝而抗拒不服及毆所
差人者律岳政孔俊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
律岳政事理重者與周英減等各杖七十孔俊
減等笞三十云云仍於周洪名下勾取戶丁補充
已死馬良軍役除審錄外查得券內先該中兵

馬指揮司手本開称審據充犯周英供称不忿
馬良拘換上操將馬良打傷當時身死并審周
洪倪忠執称相同備由送司 研審周英已服招
承及送撿屍周洪父周祥綂赴委官處告称伊
兄周英將馬良捽打伊男周洪去勸不從被周
洪將馬良踢打身死以致委官就提周洪承認
撿驗馬良身屍送回本司又審據總甲岳政供
称廵視到西安門大街見男子二人在街厮打
数内男子一人被打身死就將充犯一人 呈送
兵馬司審係軍人周英將馬良打死幾去楊氏

家拘等周洪與倪志孰供相同系送廣西司再
三研審周英仍認打死馬良是的送發委官檢
驗間有周洪父周祥旁攸等央說止有周英一
箇大哥我有三子一不若將洪替周英認了留得
大哥却好周洪不肯周祥逼伊承認打死馬良
等詞又行体勘仍係周祥所告情詞回報問得
周洪招称周英要將馬良毆打有馬良惧怕奔
走出門周英趕至街上搶打間洪勸不從不合
恠怒將馬良踢打身死等情切詳馬良惧怕周
英毆打奔走出門又被周英趕打着得周洪勸

解脫身奔走誠爲至幸豈有不從之理却乃反被周洪惟懸打傷身死以理論之全說不通且馬良既是周洪打死總甲岳政等捉送兵馬司審供之時周英不係木石因何就肯承認周洪亦在面審因何得以隱諱反送該司覆審周英周洪亦無異詞直至委官檢驗周洪亦不自承認詆曰伊父周祥具告不得已承認在官況岳政明供止見男子二人在街廝打數內打死一人將兇犯周英審供明白絳孚周洪執称相同則是打死馬良之時周洪不曾在場又供周洪

央說止有周英一箇大哥將周洪認了留得大哥却好此言恐是真實情詞今將周洪代認周英人命情雖可憫法實欠違係干重刑有碍類

奏

大理寺爲人命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楊茂所犯若告曹鑑等將陳通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伊家後門得實書鑑合坐以謀殺人造意者律斬陳能若告楊茂同楊泰將兄陳通殴打致死得實楊茂合坐以鬭毆殺人者律絞令俱處俱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楊茂陳能俱餘丁云云除審錄外
卷内查得楊茂明許楊通曹鑑楊能楊玉等將
百戶王英軍人李歪頭無故扛撞敺打茂見勸
阻各人懷恨有李歪頭告差旗校訪拿各人送
縣法司將楊能問罪做工後陳通來茂家尋鬧
回去至夜不知時分被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
將屍縊在茂家後門曹鑑楊玉等八名各執棍
棒將茂門打開扛到鋪内苦打逼通招吳通等作
帖子着人拏他以致將陳通逼通茂等詞今楊茂
却招陳通挾讐來茂家廝打茂因怕伊見徒將

自己缸盆等器打碎声言要告陳通被茂威逼
要行尋死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茂家後墻門將
鞋帶一條繫在門框木上自縊間因見有人行
走荒忙回還當報知地方大甲以後不期本人
又於本夜不知時分仍来用綿布帶繫在前木
上自縊身死當夜四更時分陳能目見陳通不
在恐是來茂家尋死喚伊兄陳玉并曹鑑呌同
大甲唐玉等前來茂家打門進入將茂捉到鋪
内憑曹鑑主謀用棍考打逼要承認吴通等同
寫帖子令人捉拿因此將兄陳通逼死等情切

詳陳通既是挾讐前来楊茂家尋事厮打楊茂怕伊兇惡自將缸盆等件打碎声言要告彼此勢力相敵未審陳通有何受氣不過便要尋死畨賴既是當夜一更時分潛来自縊因見人走回去掉下鞋帶一條楊茂巳經報知地方火甲必去伊家根問自縊緣由因何寂然不出一声當時既自知覺必然關防隄備恐其復来緣何又於本夜不知時分被伊仍来經死且一更時分潛来自縊見人行走連忙回還此等言語必是陳通回家說与妻子兄弟纔方得知其家既

知前情亦必守護防備豈肯容伊再尋縊死況陳能係陳通親弟既知伊兄縊死必去掛吊處所看驗明白方拿楊茂告官如何却稱四更時分陳能回見陳通不在恐是來楊茂家尋死此時既不知伊兄曾無縊死緣何就行喚同陳玉曹鑑等前去楊茂家打門進入將伊捉到鋪內考打逼認是伊逼死此等所為似非無意兼且楊茂勸陳通打人之時既有曹鑑等在內及至陳能將楊茂考打之際又有曹鑑等在傍今楊茂又訴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將屍藏在伊家

後門恐是陳能曹鑑等挾讐故將陳通傷害意
畐楊茂償命以快無人私忿雖称相驗委有縊
死傷痕緣額顱腮吭等處俱有青赤之傷中間
慮有扶同檢驗不實情弊即今曹鑑既已脫逃
孫安等又不在官却將各犯問擬前罪送審事
屬未明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侵欺俸銀等事刑部廣西清吏司發
審犯人五名王信所犯若告委官邢琮將伊与
李狂等折俸銅錢四千九百八十二文掯
留侵欺入己得實邢琮合坐以官物當應給付

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守掌在官者
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令
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
年邢琮王傑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
律減等各杖七十白善伊氏俱供明云云除審錄
外參看得王信明招王俊將邢政額門額角并
右太陽穴等處用拳跳脚踢打王傑亦將邢政
左腿用穿鞝鞋脚踢打俱有青赤紅痕王俊因
見邢政被打傷重令妻伊氏扶到賃房內睡歇
晉供飯食調治後邢政赴衛具告遇見劉林吃

酒勸回仍到王俊房內前去上後因酒醉失脚
跌下水塘內渰死等情切詳邢政被王俊等踢
打前項重傷俱係致命去處又在王俊賃房內
睡歇顯是因傷致死俱怕償命丟入水內設若
果是被水渰死必然沉溺數日肚腹膨脹方繹
漂出水面今邢政身屍止隔一夜豈能就行浮
出水面兼且王俊若無打傷邢政致死情由必
就赴官對證緣何俱罪隨即逃走不知去向況
查白善令妻劉氏訴称邢政身死之時有夫白
善在學肄業氏亦回孚不曾出門並不知渰死

情由令却招白善執称邢政委因失脚落水身
死亡属妄誣且邢政渰死之時既無一人在傍
知見兇犯王俊又無在官對理未審憑何證佐
招是失脚落水渰死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河南清吏司裁審犯
人一名周斌所犯合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
者律斬決不待時李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陳氏供明云云除審録外
査得卷内彭城衛經歷司手本開称周貴自称
有病就在伊家安歇伊妻陳氏見夫前病沉重

令男周喜兒等扛撞到衛氣絶身死陳氏見夫病故走出声言又要告理等詞令周斌招称周貴回斌不貼馬錢互相揪行斌將周貴顚門等處用頭撞傷後本衛回見周貴有病着令調治着周貴在家前病沉重撞到本衛廊下身死等情切詳周斌明招周貴因斌不貼馬錢争打被斌用頭撞傷顚門等處其致死根因昭然明白令該司却乃扶同該衛手本又称周貴有病着令調治後回前病沉重扛撞到衛身死未審前病是何病證其周貴身死又未審果因撞傷致

命惟復患病致死前後招詞自相矛盾恐是周
斌意圖日後畨異買求該衛故開病故情由況
人命重情事執兩端有碍題奏

同謀共毆人

大理寺爲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
八名鄭甫正所犯合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
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者律絞秋後處決王杲依
餘人律減等杖九十蔣興等六名俱依不應得
爲而爲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云云除審錄外系
看得鄭甫正招稱正杲嗔怪王氏夫毋李氏拜

見不跪的話及株王氏不認當夫就罵逆潑婦結黨怎麼不當夫却罵總甲王氏聽知又罵老作死的等語甫正株怒与王杲同謀毆打甫正將王氏亂肋湯打昏倒王杲亦將本婦踢訖一脚因傷身死等情切詳王氏致死之由皆因王杲嗔株李氏不跪回話又株王氏將伊回罵遂与鄭甫正謀將王氏毆打原情論理其王杲顯是元謀之人未審應否止作餘人科罪事屬不當況審鄭甫正二称委係王杲与甫正商議要將王氏毆打今甫正已得死罪王杲止問杖罪

情實不平等照蔣與招係邉衛餘丁犯該前罪
例合的决今擬納鈔亦屬未明通難平允
威逼人致死重
大理寺爲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湖廣清吏司
發審犯人五名楊茂所犯若告曹鑑等將陳通
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伊家後門得實曹鑑
合坐以謀殺人造意者律斬陳能若告楊茂同
楊泰將兄陳通毆打致死得實楊茂合坐以鬬
毆殺人者律絞今俱虚俱合依誣告人死罪而
未决者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楊茂陳能俱

餘丁查得陳能先犯贓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做工
業滿今又犯該前罪依已徒而又犯徒者决訖將
犯杖數總徒四年送工部照徒年限做工滿日楊
茂係廢疾人依律收贖仍盡威逼人致死本法追
埋葬銀一十兩給與陳能收領吴通等三名俱供
明各着役隨住除審録外參內查得楊茂明訴陳
通曹鑑陳能楊玉等將百戸王英軍人李歪頭無
故扛擡毆打茂見阻勸各人懷恨有李歪頭告差
旗校訪拿各人赴縣法司將陳能問罪嵌二後陳
通來茂家尋鬧回去至夜不知時分被曹鑑等不

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茂家後門雪鑑楊王等八
名各執棍棒將茂門打開扛到鋪內苦打逼認吳
通等作賠子着人等他以致將陳通逼死等詞令
楊茂却招陳通被讐來茂家廝打茂回怕伊竟徒
將自己缸盆等器打碎声言要告陳通被茂威逼
要行尋死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茂家後墻門將鞋
帶一條繫在門框木上自縊間回見有人行走連
忙回還當報知地方火甲以後不期本人又於夜
不知時分仍來用綿布帶繫在前木上自縊身死
當夜四更時分陳能回見陳通不在思是來茂家

尋死喚伊兄陳王并曹鑑吽同火甲唐王等前來茂家打門進入將茂捉到鋪內憑曹鑑主謀用棍拷打逼要承認吳通等同寫帖子令人捉拿因此將兄陳通逼死等情切詳陳通既是挾讐前來楊茂家尋事厮打楊茂怕伊兇惡自將缸盆等件打碎声言要告彼此勢力相敵未審陳通有何受氣不過便要尋死圖賴既是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自縊回見人走回去棹下鞋帶一條楊茂已經報知地方火甲必去伊家跟問自縊緣由回何寂然不出一声當時既自知覺必然關防隄備恐其復來

緣何又於本夜不知時分被伊仍來自縊且一更時
分巷來自縊見人行走連忙回還此等言語必是
陳通回家說与妻子兄弟総知其家既知前情亦
必守護防備豈肯容伊再來縊死况陳能係陳通
親弟既知伊兄縊死必去掛吊處所看驗明白方
拏楊茂告官如何却称四更時分陳能回見不在
恐是来楊茂家尋死比時既不知伊兄曾無縊死
緣何就行喚同陳玉書鑑等前去楊茂家打門進
入將伊捉到鋪內考打逼認是伊逼死此等所爲
似非無意兼且楊茂勸陳通行人之時既有書鑑

等在内及至陳能將楊茂考打之際又有曹鑑等
在傍今楊茂又訴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
在伊家後門怨是陳能曹鑑等挾讐故將陳通傷
害意圖楊茂償命以快衆人私忿雖称相驗委有
縊死傷痕緣頷顱腮頰等處俱有青赤之傷中間
慮有符同相驗不實情弊即今曹鑑既已脫逃孫
安等又不在官却將各犯問擬前罪送審委屬未
明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妻毆夫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審犯人

三名張氏所犯依妻毆夫者律減等杖九十係婦人審有力照例納鈔完日馬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笞三十係張氏母係家人共犯免科与供明張敢各隨住寧家內張氏離異歸宗除審錄外参看得張氏明招自嫌夫王貴得患風病身體瘦弱一向不與同床歇臥及母馬氏亦將王貴罵說不長進狗弟子孩兒務要將這貴的女子与你做媳婦將我女兒另嫁箇好人依此招詞止是張氏憎嫌其夫要得離異改嫁其王貴别無願離之情今称两不和諧情願離異恐非王貴本意而

馬氏要將伊女另嫁之計得行況王貴既称風癱若將其妻離異則其身無所歸若不免頗沛流離情亦可憐且張氏犯該毆夫之罪却係敗倫傷化人數合擬納鈔發落通屬未明有碍平允

夫毆妻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張琭所犯合依夫毆妻至折傷以上減凡墮人胎者二等律減等杖一百張王依私家考打監禁者律減等杖七十毛慶王氏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張琭係

餘丁照例做工張玉係上直軍王氏係婦人審有
力各照例納鈔名完滿日毛慶係民人的決毛成
依寫入者律減盡無科各隨住著役除審録外参
看得張璟雖招將妻李氏踢傷隨胎緣律內須妻
自告乃坐又須審問夫婦不願離異者驗罪收贖
今李氏不係自告輙坐張璟前律夫婦既不離異
又不驗罪收贖俱与律意自相牴牾難以平允合
將張璟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張玉等四名審擬
合律果無干對先行依擬摘發

夫毆死妻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名蘇鐸所犯合依毀棄緦麻以上卑幼死屍依凡人殘毀他人死屍者遞減一等律減等杖六十徒一年李海若告蘇鐸將妻李妙圓逼打為娼不從致被打死得實蘇鐸合坐以夫毆妻至死者律絞今審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告緦麻卑幼得減一等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韓氏依証佐之人不言實情故行誣証者減罪人蘇鐸罪二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丁彈李成李氏俱依不應得為而

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款七十云云除審録外參看得蘇鐸招稱曰妻李妙圓不做飯註將伊莊罵李妙圓亦將鐸回罵有母李氏聽知將李妙圓採打李妙圓不合將母毀罵是鐸不忿不合手拏木棍將妙圓後心乱打身死有母對鐸審說你丈人若告狀如何了得鐸回說李妙圓見有九箇月身孕我破開肚腹取出孩子等丈人來只說李妙圓因產死了母回說這等是好鐸拏尖刀一把將李妙圓解開衣帶破開肚皮取出孩子血流滿地就叫義外甥女秃兒用灰

洒墊鐸將孩子放在沙鍋內用石灰淹殺後被
李成告發會勘間有母李氏將小孩子乘熱水
坑無存切詳蘇鐸既將伊妻李妙圓打傷身死
剖開肚腹取出胎孕燒化身屍兇惡殘忍情犯
深重當坐正律今却曲為回護聽信本犯一面
之詞妄招李妙圓罵毋脫免重罪且毆罵尊長
須親告乃坐今李妙圓已死伊毋先無親告情
詞憑何輙將李妙圓妄誣罵毋之情若依取招
今後毆死妻者俱可指作罵毋罵父不必償命
事屬不當況蘇鐸既招惧怕丈人告狀要淂掩

誘與母謀名將屍剖開取出孩子以後李成告
發其母緣何却將孩子丢棄水中此等情節尤
說不通俱[illegible]平允

誣告

大理寺爲侵欺俸粮雜害等事刑部福建清吏
司發審犯人七名張鑑所犯若告屠俊串通高
清將伊月粮一石五斗折俸栁樹一十一兩銅
錢一百五十文侵欺入已得實高清合坐以常
人盜倉庫錢粮等物五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
今虛依誣告人流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減

等杖一百徒三年下王傑之事詐不以實者一
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屠僉若告張鑑買囑軍
舍姚慶主使捏寫本狀陷害等情得實姚慶合
坐以不應事重杖八十〻今虛依誣告人杖罪加
所論罪三等律減等杖一百周妙喜依不應得
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高清等三
名俱供明〻〻陰審録外參看得張鑑明告委官
千戶屠僉吊通軍人高清將伊倉糧一石五斗
捌掛一十一兩銅錢一百五十文侵欺〻〻入家等
情發丢告〻〻緣一假條〻〻〻〻守之人當坐斬罪

今既涉是張鑑合坐以誣告人死罪未决徒罪

令將高清加二事屬不當况招高清要得學印

不合央嘱番後與卞玉恐誘亦當有罪今擬高

清供明尤屬未明兼且番後告称張鑑買嘱姚

慶主使捏寫本状陷害若告得實姚慶恐有教

唆詞訟之罪今於不應上加誣告欠停當通難

平允合將張鑑番後高清卞玉姚慶敀回再問

明白送審内周妙喜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

問先行該擬摘發

大理寺爲侵欺俸銀納米等事刑部廣東清吏

司發審犯人六名張氏所犯若告揭忠楊茂尅落伊俸絹一疋五分銀一兩一錢七分五厘各得實揭忠等合坐以官物當應給付与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各斬張端揭忠若告劉俊征西囬還就要印信不與懷恨及値不曾置酒作賀捏詞令伊妻妄告得實劉俊合坐以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今俱靣張氏依誣告人死罪未决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張端揭忠俱加所誣罪三等減等各杖一百楊茂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除
審録外巻内查得張氏明告有夫劉俊征西去
訖所有該支俸絹四疋五分被委官百户揭忠
止与三疋勒指一疋五分又有該支俸銀三兩
三錢七分又被委官百户楊茂止與二兩二錢
尅落一兩一錢七分節次取討揭忠等串同千
户張端執称還了私債其節錢鈔一十五貫亦
被楊茂冒支肥己等情令張氏却招将前項俸
絹俸銀准還私債及費用無存被夫打罵追要
楊茂聞知赴所取鈔潜与男劉八十收接氏要

淂推托掩餙不令夫劉俊淂知私自捏告揭忠
等侵欺情由切詳張氏既將銀絹領回還入私
債劉俊回家曰何又將張氏打罵究問下落張
氏既被伊夫責打緣何却告委官尅落銀絹中
間情節全說不通恐是揭忠等侵欺前項銀絹
買求張氏招回脫免重罪且如節錢鈔貫既是
楊茂聞知劉俊將妻責打之後纔方赴所取逐
其張氏曰何不告楊茂冒支肥己顯有妄招掩
餙情由設若張氏果是捏詞妄告其劉俊係是
親夫豈不知情主使當坐誣告之罪以警奸詐

之徒方為允當今訖不令夫劉俊得知隱情捏
告止將本婦坐擬前罪兩相解釋事屬未當雜
以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
人三名步雲所犯若告高崇將方興兒妻周女
兒欲奸為妾不從逼勒身死得實高崇合坐以
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高崇若告步雲將義女
粉兒強奸得實步雲合坐以強奸者絞今俱虛
俱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
年方興兒合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杖七十

除審錄外叅看得步雲雖称妄告高崇逼奸義
婦周女兒身死高崇妄告步雲強將義女粉兒
奸宿等情緣周女兒粉兒俱在天順年間各已
身死遇革非止一次設若所告得實不知當坐
步雲高崇何罪今將所告革前遠年事情坐擬
各犯誣告人死罪事屬不當況方興兒恐是高
崇義男今却具告義父奸騙義女逼勒身死等
情止問越關杖罪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大理寺爲獨占家財欺打誣陷等事浙江道監
察御史發審犯人二十名黃宗一告堂姪黃琮

將伊父妾惠蓮打死得實黃琮合坐以故殺者律斬今虐依尊長誣告小功卑幼減所誣罪一等律郭通若告黃宣口称有旨拿你是實黃宣合坐以詐傳

詔旨者律斬黃昱若告壹兄黃宣同不知名男子八人將伊採打奪去銀一十九两得實黃宣等俱合坐以白晝搶奪人財物計贓重者加竊盗二等一百二十貫罪止律今俱虐郭通依誣告人死罪未决者律黃昱依誣告人流罪加誣三等罪止律与黃宣郭通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

舒氏依居夫喪而身自嫁者律減二等杖九十舒信寧称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的決◦◦張景春等一十四名俱供明除審録外參看得黃宣誣告堂姪黃琮將父妾惠連打死既擬誣告人死罪未決緣係誣告小功卑幼得減誣罪一等今雖引律而不減其罪仍擬滿徒事屬有違況郭通誣告黃宣口称有旨拏你不曾称是何

詔旨語句亦擬誣告人死罪未決設若郭通所告是實黃宣即論處斬不無深刻兼且黃昱誣告

堂兄黄宣搶奪財物若告得實係是親屬相盜
今既涉虛律當減等却乃全坐前罪尤屬未當
判郭通罪已故贖又係受封軍職亦称請
旨尤屬未明通難平允
前件附改擬
大理事為不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
吏司發審犯人一名馬昂所犯合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民匠餘丁
的決隨任查得先該本司問得馬昂招称出力
本銀与曹英生理又賒欠喻凱銀五十七两不

合一向推調不還喻凱米昂鋪內將在鋪布絹等物與火計曹英筭該銀五十兩二錢八分不合不候昂回就行搬回去託曹英不行阻當是昂又不合捏称曹英見昂不在暗將貨物衣服鋪盖盡行推遞無存及捏周禮等賒欠布疋俱各延調等項虛詞妄訴問擬馬昂曹英喻凱等俱不應笞罪照例納豆送寺審錄爲照馬昂負欠喻凱銀兩數多一向推調不還又行捏詞妄告及周禮等俱係無罪之人却捏各人賒布延調不還顯有不應重情依法駁回再問其該司

雖將馬昂改問不應杖罪不知有何情弊郵將原擬照例納豆擅自改作的決送審又照前項囚犯既擬納豆又改的決輕重自由情弊顯然仍駁再問去後今該前司參看得馬昂欠負銀兩推調不還又捏虛詞誣告平人本有不應重罪該司要為出脫混擬笞罪及見駁回改問杖罪無計回護却作的決令見駁回及令馬昂訴稱無力納豆執要的決切詳馬昂既出本銀与曾英作火計發賣今問杖罪納豆不多尚得謂之無力且笞罪有力杖罪無力恐無此理又稱

馬昂情罪比之喻凱等誠為稍輕今査原招喻
凱与曹異等明貸物搬回准債問該笞罪法無
出入設若喻凱等果有別項重情亦是本司隱
匿不招任情出脫今称稍輕尤為乖繆所據馬
昂的決仍難審允合駁再擬停當送審

受贓有祿無祿人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苗惠所犯合仍依犯罪
逃走於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人八
十貫本罪上加二等罪止律通減二等杖九十

徒二年半苗秀苗玉林俱依越度關津者律通減二等各杖七十蔡丑兒苗雲俱仍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蔡丑兒通減二等杖六十苗雲減等杖七十云云除審録外參看得苗惠明招係梁城守禦千戶所副千戶雖無月俸閑支緣係五品管軍管事職官今枉法接受蘇安等財物正該擬依有祿人從重問斷却乃妄稱無俸請給就作無祿人科斷且律內有祿無祿當論官職自前至今不曾有將千戶擬作無祿人者若以無俸論之即今有授一品二品官爵

而不支俸給者豈可以無祿人斷之若以有米論之即令總小旗軍人俱有俸米月糧豈可以有祿人斷之顯是該司原問官吏不詳律意偏執已見擅自擬斷欲爲後日張本之故所擬苗惠招擬仍不合律難以審允

用強求索贓

大理寺爲分理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侯淂山所犯合依私畜產毀食私物因而殺者減故殺馬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三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王通依誆

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三十貫律減
等杖八十崔福依私放畜產損食私物者律減
等笞二十崔剛依手足毆人不成傷者律減等
笞一十侯得山崔福崔剛俱舍餘云之除審錄外
卷内查得李氏告称侯得山串同千户葉銘指
称親戚使令軍牢小王况将男縛去本衛馬房
非法考打勒要菉荳二斗穄秫二石本官故接
方放寧家令招却称侯得山赴葉銘處口告差
軍人王通将崔福套至本官處責打二十釋放
田家灘王通又将崔福從上拖入馬神廟内縛

住詐說千戶著我要些草料縱放崔福當令弟
崔剛拏獨林二石菉豆二斗傾放廚內線將崔
福釋放切詳李氏明告葉銘勒去菉豆獨林赤
審憑何證佐却令王通承認誆騙前物且葉銘
既將崔福責打放訖王通豈敢又去將伊拖提
詐要財物崔福既見葉銘將伊放回豈肯便從
王通拖縛勒寫秫豆題是葉銘使令三通勒要
前物却怕問罪草去見任買求王通招認脫免
已罪今憑俟得山一面之詞自行招出王通騙
取情由却將葉銘罝之不問事大停當況招內

又隱下李氏原告葉銘前情立称崔福將情具
告又称葉銘一向不知王通誆情前後飾辭曲
与回護情弊顯然實難平允
聽許賍附說事過錢
大理寺爲分豁田地事據左寺案呈刑部廣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劉清所犯合依聽許財
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無祿人一百
二十貫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王祥
依說事過錢者無祿人減受錢人一等無祿人劉清
一百二十貫二等律杖八十還徙比流減半准

徒二年減等杖七十徒二年劉貴梁友俱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劉
清梁友俱餘丁各照例做工滿日王祥係軍匠
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拘役劉貴招年八十
以上依律勿論各著役隨住樂福山告實緣本
犯先在本部廣西清吏司問擬徒罪送發做工
未滿今仍送工部做工滿日徑送原問衙門發
落除審錄外參看得劉清雖招不合聽從梁友
許送財物令父劉貴与伊作証緣聽許財物止
坐官吏律有明條今劉清係是餘丁亦擬前律

事屬宗當況王祥雖稱過送布二疋与劉清收
接不係官府說事過錢今擬前罪充屬宗允蕉
又樂福山明奏梁友情囑顏郎中不行踏勘田
地聽依枚稱緣係具奏事理既已涉虛自有正
律却作疑告招開亦爲宗明通雖平允合將劉
清王祥樂福山梁友敓田尋問明白送審內劉
貴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詐偽文書

大理寺為詐偽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高政普伍名俱犯該詐為內外各衛指揮使司

文書套畫押字者律皆絞秋後處决案照先該

本道問擬各犯前罪送審為由招罪未當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除須審外查得都督白玉

原捉獲犯人秦順等詐寫批帖內一張開稱錦

衣衛差舍人秦順前往陝西布政司查勘天順

五年

御馬監太監打下家人陳山等并太監藍等中到

淮塩三千七百引撥送司禮監太監秦差人查

勘何年月日該支有無回報又抄白揭帖一張

內開錦衣衛指揮袁差舍人秦順并旗校五人

前往陜西等處公幹體訪採查豪民楊方等八百餘名在於朝邑縣大慶關等處作耗及挾孽滿四家人解送赴京續該陜西按察司問得犯人秦順即高政等五名俱犯該詐騙局騙人財物滿貫從罪解送都察院詳審發落改擬絞罪送寺審録伏覩

大明律内一款節開詐為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揮使司内外各衛指揮使司守禦緊要隘口千戶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絞欽此切詳律意凡詐

原缺

各一角收藏在身帶同家人杜保兒等前到通州路河驛取出假關文付與驛丞張哲分付抄關被張哲看無字號查理間瑀又將前項公文二角取出與張指詐說我見齎兵刑二部公文在此你如何不与船隻等詞切詳杜瑀假寫關文既開有郎中等官三員鄧次袞告又称有錫銘鄭本等姓名今查潞河驛申文亦称有不知名一人騎馬称為部指揮帶領五人并行李等件到驛推原其故比時同行詐偽之徒非止一人況又招有老冷董先生等偽造印信今老冷

等既不在官鄭本等又不追究止憑本犯招出前項詐情別無同謀一人指實證佐事屬亦明兼且本犯奏稱鄭本等將兵部勘合質當銀兩今招於總鋪內買到勘合二角設若勘合果係總鋪內買來必有本鋪收掌之人賣與今不追究的確拏問明白卻稱於失記名鋪兵處買到勘合到鋪必有赤歷簿籍記寫時刻及遞送之人卻作失記名鋪兵處領出來尤屬未當以致本犯展轉生詞推稱止是跟隨鄭本等前去索債並不知前項詐偽情由不肯服辯係干重刑有

碍乎允

詐傳詔旨及詐称諫院

大理寺爲審録罪囚事據右寺丞該山東道
監察御史開詳犯人葉積等二名葉積所犯合
仍依原擬詐傳
詔旨者律鄭德詐称諫院寺官在外體察事務欺
誑官府扇惑人民者律各斬俱秋後處决俱重
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葉積明招假以都察院名目出
給批文偽填旨意將自己詐寫作本院辦事官

葉迪鄭德詐為作錦衣衛百戶鄭權名字在外
體察事務緣前項詐偽俱係葉積造謀捏寫說
名要行誆騙財物其鄭德不過隨從聽使之人
而已別無自行詐称官員名頭情由今問前罪
事屬不當况錦衣衛百戶又非該院寺官及無
扇惑人民情節卽亦難坐擬前罪且本內葉積詐
寫旨意係是捏造詞語令却一體高臺尤屬有
違兼又圖書寫作圖畫尤屬差錯俱碍類奏合
駁查究明白仍行京問衙門再行從公鞫問停
當重別開詳

奏事不實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瞿後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云與供明張田子等五名各著役隨住生理除審錄外參内查得張田子明奏被沈順將父銀三百餘兩拐徃原籍去訖及後來京同妻徑往丈人陳興家住過爲因誆騙被牙人瞿後告發送兵馬司監追銀兩三箇餘月初不知情節今知沈順不審在何地方將白鉄鑑盞送與弓兵蘇寬脫身

逃走致家樣要家屬張昺不在囬子被捉到官追要沈順囬子並不知沈順誆騙情由不准供說止聽差役通同客人貢嚇終日債討無從瀉獲被差役倚恃強潑客人勢力誤被用強誣執年小力弱不禁僭打祇對又不曉作何問擬等詞具奏緣前項奏詞俱係妄誕言語今本內明係張囬子出名妄奏部乃張雲招作張昺捏詞偷寫張囬子名字誆若果是張昺捏詞緣何官府挨提則称在逃累恣奏訴則是本犯今又遂其奸計不行挨擘究問難將張囬子問擬供明

發落以致奏事不實之罪無人承認況查照出
項下止称麯錢待張順共可回家至日徑自理取
亦不照提張昺等問罪不知前項徒罪何以消
減所據今問招擬俱屬未明難以平允

不應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
人四名田旺吴梃林文廣所犯俱合依不應得
爲而爲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俱審有力各照
例運水和炭完日与洪明馬馴各還職辦事除
審録外参看得林文廣既与黄滿副使王鏖奇

平昔熟識自出己錢喫伊宴醉亦是人情常事
田旺等聞驚之時林文廣在堂番看著滿官員
不知前情有何不應賞鄭況查林文廣訴詞明
開玉應奇等滿在部與蓋梅花有何隱下案情
比時與蓋梅花說称究日以禮相謝亦是朋友
常談有何添揑虛詞今坐林文廣前案屬不
當若孫亥廣以此坐罪其主事遞文不查林文
廣不係承行該吏過令主文奇兵供林文廣索
要用紙寫梅四幅密詞亦合提問況招內本司
雜職科與吏不開姓名冤屬遺漏俱難平允

大理寺爲欺公玩法盜賣官馬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趙信李旺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者律趙信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李旺減等笞三十俱係官各照例納鈔完日與供明鍾宏各還職著役除審録外參看得李旺趙信既招同借耿氏銀兩各倚官勢分文不還及至取討各將耿氏叫罵意要圖賴銀兩被耿氏告發今趙信既問不應杖罪其李旺不知有何分別却擬笞罪若謂李旺借銀三兩趙信借銀九兩緣所坐之罪只因

倚勢不還一下在官錢多寡分令却以此分爲輕重
事屬不當無知以平允合將李旺駁回再問明白
送審內趙信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
依擬摘發

詐稱差遣得財

大理寺出爲詐偽事四川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一名譙此所犯合依原擬詐稱官司差遣而捕
人若得財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
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舍人審有力照例送
工部做工完日發回原衛隨住除審錄外參看

得謝雄招稱與白堅關昭許敬趙貴秦政方以
等各八分投前到四川漢綿新都雒江等州縣
詐作會式職校尉共得銀五兩紬布十疋香附子
一斤主心紅一斤雨傘一把回到四川城內各
人分用雄分銀一兩五錢直鈔一百二十貫事
發從按御史㑹問解京行至荆州脫逃又往安
遠等縣詐要銀兩等物問該前罪切詳謝雄等
分投各處詐取銀兩紬布等物各人分用緣係
監駐律以上言爲重得雖論罪今招共得銀兩
紬布等物若干不見明開以何主爲重却將各

犯詐取均分之物混作一處計贓科罪事屬不當兇黨雖問罪解京中途脫逃亦有違律令擬前罪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奸姪婦

大理寺為乞請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池友才三氏所犯俱合依和奸有夫律各杖八十胡氏沈全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七十性議供明云云除審無外卷內查得池友才先在兵馬司供稱將姪婦氏宗并妻王氏搬在本家住過不

合設計令姪出外討米是友才向王氏調戲求
奸不允友才用言詐說將你殺死就在本家奸
訖今池友才却招孫廣係冗妾張氏帶来之子
改名戴榮贅与王氏為婿友才見伊艱難取回
到家同住着令孫廣穿友才白布衫出外討米
被債主剝去孫廣惧怕逃走不知去向友才將
王氏調戲求奸王氏從允与友才各不合通奸
有妻胡氏勸諫友才嗔怪提打胡氏不知孫廣
来歷就行声喚友方將嫂婦奸宿被地方大甲
捉獲等情切詳胡氏係池友才繼妻相娶十餘

年間豈有不知孫廣來歷設若孫廣果係異姓
兒男其池友才豈肯娶王氏與伊為妾及至兵
馬司審供之時既係兄妻張氏帶來之子豈肯
供作親姪妄認奸宿姪婦重情恐是池友才要
脫重罪捏出孫廣異姓緣由雖称審勘明白中
間恐有扶同情弊難便准信且池友才先供與
王氏求奸不從嚇說殺死方纔奸訖今未審憑
何證佐却指比時怕打妄供前情事屬未明況
孫廣出外討米被人剝去衣服別無大故却称
逃走不知去向中間恐有別項謀害情節尤恐

強奸

大理寺爲逃捕事刑部廣西清吏司䝉審犯人十四名郎六十所犯合依強奸者律絞秋後處決李廷俊棄毀人器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貫律爲郎六十徒杖九十徒二年半郎信告姜清母張氏將銀二兩六錢送與校尉徐黑廝接受將情等語若得實徐黑廝合坐以受財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律絞今匿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賈聚等九名

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張五依豪強之人求索財物者計贓准不枉法論二十貫律遞減二等杖六十照蔡依篤人者律減盡無科照除審錄外各詹得郎六十招稱同熟識人賈福等倣到於提貴家与石氏飲酒回伊說余廣到家不曾成奸本日說石氏雇倩轎夫二人擡去伊妹家探望回到東城墻下六十過見不合要得强留本婦奸宿手拿切刀將轎夫喝散却將石氏扯到餘丁張福家不容安歇又行拖回本家有軍人姜清聞知買酒

前来廖喜次日早有父郎敏知覺疑於六十都
說熟識人張成將石氏八八往順城關外姐夫李
贊家暫住還說又領回家奸宿切詳強奸之事
必曰婦女不從被其按倒扯破衣服用強奸詭
繞謂之強今石氏原係淫婦郎六十平昔既與
飲酒情熟在街相遇戲扯求奸亦是常事雖称
郎六十箏刀將轎夫喝散比時石氏緣何不行
在街叫喊都乃依順跟隨六十沿門投宿及回
本家奸宿之時其夜姜清前来廖喜石氏又與
各人欲並同飲恣意奸淫次早郎六十父知覺

廷於石氏又與張成出外縣避至晚又領回家奸宿往來奔走唆聽命何以謂之強奸今將郎六十發問前罪以致本犯執称冤枉不肯服辯緣係重刑事欠停當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不應考事刑部湖廣清吏司覆審犯人二名張仁所犯合依棄毀人器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五十貫律減等杖一百係冠帶舍人趙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云除審録外查得卷內趙氏明告張仁先偷伊鞋二隻後將鞋來刁氏要奸被罵去訖天順

八年四月十七日一更時分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初二日節次掘剜吊窗用言勸要欺奸被氏喊叫本人發惡罵去十月二十九日有夫蘇聚來京上操不在張仁又以送楪子來言稱今日不從務來殺死氏惧怕將窗砌壘又被本人跳過墻來將氏採倒強奸氏堅執不從咬伊手指纔方脫放十一月十五日將氏及幼女用棍打傷成化元年三月初三日又將苦打採去頭髮咬傷及將夫蘇聚欺打扯破衣服等情今張仁却招先前趙氏有奸恐伊夫知覺節去求奸不

從將伊打傷切詳張仁倚恃兇惡節將趙氏強
奸不從苦被欺打以致趙氏不得已首告于官
却又誣其革前舊有奸情設若趙氏舊日果与
張仁有奸情意已洽伊夫不在若得張仁越墻
求奸必然喜允豈有不從被打之理今招前因
似与張仁掩飾强奸未成之罪况查趙氏所告
情節俱有來歷及審本婦口詞執称平日委無
奸情今將告詞隐下却招本婦隱下革前有奸
坐擬各犯前罪事屬不明難以平允
大理寺爲巡捕事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犯人

三名張全所犯合比依強奸者律絞秋後處決
張友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
七十陸氏供明云云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
擬各犯前罪送審為因張全有詞不肯服辯已
駁并問去後今又送審復審據張全執稱先與
陸氏奸宿年久情熟因伊為事將被卑禍于當
在飯店內後喚陸氏同去取贓就與奸宿及審
陸氏亦稱與張全奸宿一二年之上張全將布
褥布被就在氏家與氏宿歇是氏妻將伊被褥
當在飯店內豈情切詳張全既與陸氏奸宿年

亦豈有強奸之理今不行拘開店之人審問有
無當日投得情由縱使招作妄捏虛詞設若陸
氏果無通奸情知其父陸義雖稱年老亦必声
言要告豈有默然無言況查錦衣衛委官原參
張全強奸良家婦女奸宿今招陸氏先回伊夫
縱容与人通奸問罪是乃淫婦未審何以謂之
良家婦女凡強奸必是婦女不從扯破衣服咬
傷肢體方謂之強今称張全與陸氏奸宿三夜
後又依聽識放略無一言要告未審何以謂之
強奸今却不行究問實情概依原發比擬前律

以致本犯違日稱冤不肯輸情服罪係干重刑

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宮劉所犯合依強奸者律絞秋後處決劉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朱氏依手足毆人不成傷者律減等笞一十劉氏係婦人單衣的決朱氏依後下手理直者減盡無科各隨住緣宮劉係重刑請

旨除審錄外各看得宮劉明招朱氏來家看望置

酒與劉在炕飲至二更待分朱氏要行回家劉
說夜深了你在這裡歇了罷朱氏依聽在炕与
劉說話間有妻劉氏先行睡卧劉不合与朱氏
求奸用手拖扯朱氏不從聲叫劉氏起身將朱
氏頭髮採倒打訖兩耳劉將朱氏左腿打訖兩
拳搶去小衣用強奸訖朱氏要走回家劉將門
拴住不容回去劉怕伊告狀潛与妻劉氏商議
朱氏明日告我強奸罪重我如今再去奸他你
只做不知來將我門打罵便告也只做個和奸
又去炕上將朱氏按倒行奸劉氏點燈前朱將

剛打訖數掌擒剛去前房睡卧次日天明朱氏
田家与伊毋陳氏說知陳氏怔恨將朱氏赶打
朱氏走来剛家叫鬧劉氏又將伊採打以致朱
氏告發切詳朱氏係是寡婦却乃全無廉耻前
去宮剛家買酒飲至二更時分同坑宿歇嬉笑
自若和奸之情不言可知豈有不從被打用強
逼奸之理設若朱氏果被宮剛強奸採打有傷
必然敢叫奔走出門隣佑人等豈不知覺其宮
剛亦必倉惶求免拖拴不及又何暇与妻劉氏
潛議一并与朱氏行奸遮掩前事朱氏亦豈肯仍

前在坑安卧以待宮刑復來奸宿前後情節全
說不通况審據朱氏執称彼時妾與宮刑知奸
既被伊妻劉氏辱打又被氏母陳氏打罵以此
害羞誣賴宮刑强奸今却不行鞫問其情擬將
宮刑坐擬死罪以致宮刑劉氏俱各叫冤不肯
服辯係干重刑有碍類奏

買休賣休二款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六
名劉成所犯合依詐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
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

兵李氏若告李勉同兄李聰接受銀兩將許氏賣與劉泰為妾得實其李聰合坐以不應事重杖八十今虛加誣三等律減等杖一百許氏依刁奸律減等杖九十劉泰彭清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劉泰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彭清減等笞三十劉成照例運米和炭許氏係奸婦給與伊母李氏暫且收領候族李李勉至日從其嫁賣除審錄外衆看得劉成明招劉泰對李勉勸說便到官這婦人也要斷與你嫁賣如今已娶了半年你若不要他等我就還你些

財禮錢李並不合依允劉泰當備銀五兩白羅
青布各一疋央彭清作證過与李勉收接寫立
休書一紙與劉泰存照依此招詞劉泰等顯有
買休賣休情節今擬各犯前罪事屬未當難以
平允合將劉泰許氏彭清駁回再問送審內劉
成等三名審擬合律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
人二名劉泰所犯與彭清俱仍依原擬不應得
為而為之者律劉泰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彭
清減等笞二十許氏依刁奸律減等杖九十人

許氏係[illegible][illegible]二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嫁賣緣伊夫李勉
先受劉泰銀物之約已是嫁賣人致合仍給与
劉泰隨任除[illegible]審[illegible]案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
送審為因招情未明一[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後令又送審
參看得劉泰明招李勉[illegible][illegible]許氏[illegible][illegible]成刁引轉
賣与泰為妾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氏律
該從夫嫁賣人既自今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嫁賣為
當却不合受銀三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一疋將許氏
嫁与泰仍留為妾泰又不合憑彭清作證立約
与泰存照切詳許氏先被劉成刁引賣与劉泰

爲妾今伊夫李子兌尋見劉泰自合將許氏首官仍還李子兌聽其嫁賣頓留者聽却乃暗將銀兩羅天勳令李子兌接受仍買許氏爲妾其買休賣休之情昭然可見今不依法問斷輒將許氏朦朧給與劉泰隨住況劉泰先不詢問來歷擅娶許氏爲妾已自有罪後被伊夫尋獲用財買休又復違律令將許氏斷與爲妾非惟遂其奸計抑且有乖事體仍屬不當難以平允

提解人犯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裁審犯

人三名梁聰所犯合依受財枉法有祿人五十五貫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潘騰依犯罪逃走於誣告李氏不應事重加誣二等本罪止加二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李氏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杖八十云云除審錄外參看得梁聰明招成化六年九月內李氏捏称夫弟潘騰將家財覇用侵謀祖產等情告送到司將李氏轉發該衛委知事張鑾審勘明白連李氏潘騰呈繳到衛要行起解間是聰不合乘機對伊索說你與我些酒錢管你方便潘騰將銅錢四十文送

聽收接𤍠赴本衛掌印指揮張真處禀説潘騰患病應令伊侄致蒙准信將潘騰召人暫領出外李氏亦在外聽候潘騰逃往保定府縣住聽見本司行文催提將潘騰捉獲及要拿李氏一同起解李氏商知惧怕將布八疋到於聰家要滑買求不解是聰狂法接受前布朦朧赴指揮張真處禀説李氏在逃無從捉獲難以起解致蒙准信將李氏一向責放在外不行拘拿切詳張真係本衛掌印官員節次信憑該吏梁聰朦朧禀説將提解人犯潘騰妄接受贓布責放二

逃延經一年不行起解以致事無完結該司累
行催解張真緣非木石曰何略不究心中間若
非受財亦有聽囑延縱情由今梁聰既已問出
賍罪其張真却乃狗情回護妄称無干竟提事
有欠明難以平允

不覺失囚并淹禁

大理寺為脫逃犯人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
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吴興所犯合依獄卒
不覺失囚減囚劉福竊盜得財一百二十貫為
從通減二等罪并二等律杖六十徒二年左寬孫

獄典減獄卒罪三等律杖八十云云除審錄外參看得黃熙稱本府將問完徒罪囚犯顏毛兒設五十八劉福發下本司監候行查得設五十八劉福鄉貫是的顏毛兒買址查理未報有司獄劉愷獄典左寬不合不行嚴督與等用心看守以致劉福越監脫逃設五十八顏毛兒陸續在監病故等情問該前罪切詳順天府衙門既設司獄官典必有提牢巡風官員今却輙憑吳與一面之詞止招司獄劉愷獄典左寬不行嚴督以致失囚其提牢巡風官員不行查提究問事

屬未當況跂五十八劉鎰鄉貫既已查報明白別無追勘事理因何淹禁不行起發以致身死其當該官吏未審有無合得罪名亦屬未明俱難平允

一故勘平人 附調驗

大理寺為人命等事該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三名黃禁所犯合依官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律斬秋後處決周順周名周英陳敬吳海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鄭友等七名俱供明

除審録外今看得黄榮踏招回追月錢將鄭祥
責打二十身死緣鄭祥係是黄榮伴當比時呼
喚來家亦審委是追考月錢催促拘伊使喚先
前小甲吕貴状訴黄榮使令呼喚鄭祥赴官使
用不知因何病死及至檢驗之時吕貴却供黄
榮令黄呼喚鄭祥討要月錢為無㑺打回傷身
死前後情詞不一令問供明事属不當况黄榮
掛訴實驗等挾讐唆使鄭友告伊因取月錢打
死鄭祥歷情令屍塲内又憑實驗等供稱鄭祥
因欠月錢被黄榮責打四家身死緣各犯既然

黄棨訐告當涉嫌疑回避却乃公然証佐所供
情狀俱係一手書寫巾間恐有情弊兼且周名
許称鄭友帶領王英等二十餘人綁打逐搶家
服等件今詔實驗王英等將周順拖拉到家要
行綁縛其實驗等亦嘗有罪却擬供明尤欠允
當以致黄棨連日称冤不肯服辯係干重刑有
碍額奏

大理寺爲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送審犯人一十四名黄棨合依原擬官
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律斬秋後處

吠隙致吴海周順周名周英賓驛呂貴王英俱
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俱减等各杖
七十各約供內周英係周順父依家人共犯免
科鄭友黃貸師禮門寧張氏俱供明各着役隨
住具本送來審錄復審得黃榮供稱成化七年
正月三十日因拘蔡姓尸鄭祥收办鵝彈來遲
將伊責行二十回家至二月初五日不知何病
身死被伊弟鄭友告送刑部該司委官勘驗止
憑有雛署三年小等非同盟入賓驛等妄供作
追取官錢將鄭祥打死問擬斬罪送審是榮忍

係究枉不肯服幾毀田仍問前罪情實不甘為
照黃榮番異原招所審驗等事有干對除取黃
榮供詞在官外理合案呈施行案呈到寺圖審
相同合仰左寺抄案粘連供詞照例行移都察
院調問明白議擬回報施行

受財故縱強盜越獄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
人十一名王政所犯若告千戶王洪同軍餘張
全陳禮用錢買囑經歷虞信將伊原申文不行
反將王洪等捏詞妄申在官得審虞信合坐以

當該官聽從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杖一百今虛
加所誣三等律通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張全
李友若告王政令男王泰前來開監將趙昇等
拷打各犯蘇銀八兩与王泰等接受將枷鐐開
放越城逃走李秉五若告越獄強盜許良等將
賍布等件与王洪買免各得實王政王洪俱合
坐以受財故縱與囚同罪律各絞今俱依誣
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張全為首与李秉五通減
二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李友為從通減三等
杖八十徒二年王洪王泰俱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通減二等擬六十云云除審録外
參看得王政招称曰無庫房將賊贓放在監房
過梁上被強盜趙昇等反獄連贓物劫去後張
全李友將趙昇捉獲交与李秉玉看守政同男
王泰等前去討要趙昇帯領行走不合嗔怪沿
路打死仍將本屍㪅送監内詐作病死及查張
全李友捉獲趙升之時供称成化七年十一月
廿八日夜王政令男三泰等三人前來開監將
各犯拷打不過已得贓銀八兩与王泰等收接
將枷鎖手杻開放逃走委係王政父子前後受

銀七十兩棗騮騍馬一疋等情切詳王政父子
若不受要贓物如何全不點視枉縱任從各犯
逃走及至被人拏獲王政若非懼其訐出受贓
真情緣何輒便沿途打死既是打死係賊若無
奸弊因何將屍馱送監內詐作病死顯是日前
受財賣放今被拏獲要得泯滅踪跡就行打死
以圖幸免况張仝等所首既有的確數目又有
指實來歷今不究問明白止憑各犯一面之詞
併作誣告招開字間恐有買求招回出脫重罪
俱由月鎮撫問因官無廳房可以收貯贓物令

称將賍放在監房過梁上被賊刼去緣比時各賊要逃荒張無措豈暇刼取賍物顯是王政等侵欺前賍入已乘機捏作被賊刼去尤難准信所擬前項招擬俱屬未明有礙平允

班匠

大理寺為巡視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劉成廖成蔡昇李讓同信楊京所犯俱合依受財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律各較照例做工五年滿日各著役除審錄外看得劉成明招鉄匠王從禮等四十五名各齎勘合來京輪當班

收成等每名要銀一兩五錢入已將王從禮等賣放田家至成化八年正二三月却將王從禮等勘合公去工部各司用印批工收執以待各匠輪班來京仍舊賣放切詳各司印信俱有官員收掌徑滿批二亦有簿籍稽考若非官吏通同其匠作之人豈能公然作弊用使印信劉成止称公去各司用印批工不見招出前項印的係何人收掌劉成等緣何得以公用及批工等跡的係何人填寫劉成等曾無用財買求設若劉成等果是公去各司用印見今該司掌印官

員應否不行提問所據前項招情俱屬未明難
以平允除駁再問明白送審
革前罪名
大理寺爲官軍强奪小民田土山塲等事據右
寺案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一名曹
文郁所犯合依原擬豪强之人强奪良家妻妾姦
占爲妻者律絞秋後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參詳外看得曹文郁明招成化元年十月十
七日前到青城縣城内賃到民人孫友志空房
將流民李五綱妻周氏搬來同住姦占爲妻五

年有餘緣前項事情犯在革前其原問官吏却乃不行查照朦朧問擬絞罪監禁入難況本條無豪強字様及招内止称左護衛又不知是何

王府所屬俱屬未明合駁查理明白如果事在革前宜從都察院径自查行照例發落若是招情差錯轉行原問衙門再問明白重別開詳

追究原問

大理為陳情分理謀爵陷命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費溥所犯合依子毆毋者律斬決不待時曹氏戴氏陳氏俱供明各隨住

内費溥係重刑及應議官子孫通行請
旨除審録外奏内查得先該本司問得犯人費溥
招先与弟費淮争襲父爵告官奏蒙將爵斷与
費淮承襲訖溥一向在外不曾回家有父費釗
遺下家財房屋田庄家人俱是庶母朱氏收掌
是溥要分疑是庶母獨占及捏伊父朱璞通同
父使女曹氏將家財轉遍等情問擬費溥不應
杖罪發落訖令費溥招称不合將嫡母朱氏回
罵狗婦又用手推抵一下倒在影墻上有庶母
曹氏扯勸溥又將曹氏打訖二下誣告嫡母朱

氏窩藏家人王文庭房奸歐奸夫李瑞往來行走又捏朱氏係聘娶爲妾曹氏等俱係使女等情問擬費溥犯該毆母斬罪又查得先因溥妄爭伯爵該三法司官會問明白題奉
聖旨費釗存日既封朱氏爲夫人他生的子當襲爵費溥這廝再來妄爭打攪不饒欽此切詳朱氏既係費釗存日受封夫人又該法司行勘得朱氏的係費釗繼妻奉有前項
欽依事理其朱氏係費溥繼嫡母昭昭明矣後費溥告爭家財該司原問官吏未審有何緣故却

憑費溥將朱氏招作庶母曹氏等招作使女止擬杖罪發落以致出脫費溥誣告母死罪今未及數月費溥又將朱氏打罵問該前罪前後招擬自相矛盾所據先次原問官吏移情作弊理當拏問況費溥違違不肯服辯合緊通行究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陳情分理謀陷命等事擬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費溥所犯仍依原擬子毆母者律斬決不待時曹氏戴氏陳氏俱供明隨住內費溥係重刑及應議官

子孫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爲白
前後招擬不一顯是先次原問官吏移情作弊
已經駁回究問去後今又送審看得費溥招称
先次原問官吏不知溥等在本部四川清吏司
爭爵案奏不曾行查及嫡母宋氏不曾奏提在
官無人質証止據溥招將嫡母宋氏作庶母名
色問擬不應杖罪發落等詞切詳費溥先次誣
告宋氏之時該司雖不曾奏提宋氏到官緣比
時已有曹氏等在司問理非是全係執証之人

雖不曾行查四川司案卷緣本司奏內已有朱
氏節次奏訴情詞備開先年奏奉
欽依事理非是全無案卷可查却乃不依公道推
問故將朱氏招作庶母脫免重罪情弊顯然以
致費溥得以為詞連日不肯服辯合難徑自呈
堂調司通行究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朱氏所犯合依居夫喪
而嫁餘親主婚主婚為首律減等杖九十係軍
職正妻照例納鈔完日隨住案照先該本司問

擬朱氏前罪送審回係軍職正妻例該具本送審該司原問官吏故違前例稱牒審錄已駁再問及查究去後今又送審除復審合律外參看得朱氏既是軍職正妻本司原問官吏故違定式牒送審錄及至駁回查究却乃隱下官吏違式情由不行呈堂查理參奏拏問又不照出另作施行止是朦朧具本送審事屬有違難以准允合駁徑自呈堂調司將原問官吏參提究問送審其朱氏果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各執一詞

大理寺為強賊刼奪財物事浙江道監察御史
發審犯人梁智等五名梁智孫青所犯俱合依
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决不
待時吳諒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减
等杖七十緣犯在革前免科与供明包鑑王浩
各隨住查得先該鎮守通州都指揮同知陳逵
將審出梁智等強刼緣由具題奉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今問各犯前罪緣梁智孫
青俱係重刑及奉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犯請

旨除審録外據梁智執称成化元年八月二十九
日智與孫青同往劉宋家莊趕集回到張家庄
住人福山家喫飯至申時分到於林亭口本庄
孫青地内有今知名王全等不知何處買賣經
過各將驢騾撒放在地食踐屬秋孫青看見与
伊爭鬧採打被王全手執猪鈎將孫青打傷昏
死倒地是智向前分説王全等回見孫青昏死
要得抵賴却將自己驢駝布疋捏称被智等打
劫當將智綁縛送到本村火甲楊增等回見孫
青傷重扛擡告送寳坻縣王全聞知亦將智送

縣有本縣知縣陳讓准詞先与季指揮家看庄
在縣告量地土不均爭鬧有譚將智等苦拷逼
認強刼情由問擬前罪實是冤枉又審得包鑑
執稱前項月日鑑与王全將帶布疋前往劉宗
家庄貨賣天明時分行至草場遇強盜二人騎
坐馬疋手執弓箭向前截住喊叫殺了鑑等惧
怕走躲被賊將驢䭾布疋搶刼用馬稍帶去訖
是鑑等不合襲趕前到陳家庄屯還見過往人
言說前頭二人騎馬䭾布的是季指揮家看庄
人梁智孫青鑑等得說就在本庄熟識人薛二

家将騾駝寄下另借馬匹弓箭沿路跟趕不期
各賊投入張家庄店家買飯喫用鑑等閃過先
到林亭口住人尹良家将弓箭解下脫換衣服
王全借猪鈎一把鑑執木棍一根在於本處石
橋邊等候至申時分果見各賊來到下馬過橋
間被王全先用猪鈎将孫青鈎住打傷梁智棄
馬奔走鑑等趕上綁縛叫同地方火甲人等連
贓仗馬疋捉送本縣解來問罪據此參照梁智
包鑑等所訴前情各執一詞未委虛的緣無証
佐係干重刑難以類奉

招情不通

大理寺為負欠財本捏謀架空陷害等事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李安所犯合依强奸未成者律减等杖一百徒三年年融依當該官聽從曲法囑託事已施行者律减等杖九十薇海等三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减等各杖七十三氏徐恭俱供明云除審録外恭看得李安招称鎮撫年融不合令軍妻薇海將王氏拖擄送監王氏不服薇海不合用強拖擄致將王氏身穿藍綿布裙包襖布褲并原帶金簪二根金掠頭一

箇及手帕包頭俱各搭落被不知名人拾去等詞
切詳牟融喝令嚴海將王氏拖撦送監必在本衙
門內豈有拖落首飾衣服被人拾去之理况首飾
容或搭落其布裙布襖穿在身上豈有搭落在地
之事所招前情可見妄誕又招牟融親稱王氏前
項首飾衣服委被軍牢強撦落情願賠還此等
發落未審照何事例事屬未當且招內既稱陳
瓚執棍將李泰打訖数下以後又稱陳瓚到司隨
即脫走一向緝拿不獲所據陳瓚亦有應得罪名
今不照出另行究屬未明合將李泰王氏嚴海等

駁田再問明白送審內趙渊孔等三名審擬合
律如無干碍先行依擬摘發
年月顛倒
大理寺爲强劫事據右寺寺正該廣東道監察
御史開詳犯人一名葉羅富所犯合依原擬同
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者
律絞秋後處决係重刑請
旨除參詳外看得葉羅富招稱成化二年三月內
陳氏將伊男歐陽吕孫在羅富家病故情由說
與龍渊慕祖宗本年四月內龍渊等同總旗蕭

達等指以挨勘事丁爲由將羅富妻廖氏鎖打
本夜二更時分廖氏令人前來在所報知羅富
等田家與葉三等各將龍淵等毆打次日是羅
富與各人謀害將龍淵等痛打因而打傷又称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已去巡檢司至本月三十
日已回身死切詳龍淵等四月內挾讐葉羅富
妻廖氏鎖打既無日期緣何却称本夜二更時
分廖氏令人報知葉羅富等田家且本夜葉羅
富自在所田家亦審是何日期將龍淵等毆打
緣何又称次日葉羅富等謀將龍淵等打傷况

先招本年四月內後却又招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將龍淵等擡去巡檢司前後月日含糊顛倒俱屬未明係干重刑有碍類奏合駁參查明白重別開詳

滕寵不論功次之議

大理寺爲貪淫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十二名內陳嵩所犯若奏過韓等八名不當差使每名办納白銀二兩四錢各直鈔一百九十二貫送倪通收接得實倪通合坐以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今議依

誣告人死罪亦決者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鄭祥
倪通俱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
徒二年半李勝等十名俱依越度關津者律減
等各杖八十王不曉事等三名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陳暠係操
官倪通係職官各照例運磚鄭祥係逃役軍人
董璉係識字軍俱照例做工各完滿日王不曉
事係操軍趙雄係養馬民李勝趙雄曾有才張
和尚俱操練餘丁劉無沈皐陳貴張旺俱匠餘
徐氏朱氏俱婦人單衣各的決錢氏等十六名

俱供明谷還職著役操備隨住審錄問續該本
司手本開称数內犯人丁貴於成化元年八月
二十三日夜四更時分病故住審等回到寺除
丁貴住審外參看得陳嵩招任直隸天津衛中
所百户倪通招任本衛指揮使各犯該前罪緣
係軍職律各論功定議今既擬還職却不論功
定議照出項下雖称陳嵩奏被倪通將軍餘沈
真等出辦銀兩及鄭祥奏陳嵩占種草場屯地
俱候行勘至日發落又不開陳嵩倪通即今作
何處置事內何人仍該監候或送羈管及行勘

至日應否重問送審惟復徑自發落況丁貴未
審是何因犯在何去處病故有無別項違得通
屬滕寵華以平允合將陳鼎倪通鄭祥敎田再
問送審內李勝等二十八名審擬合律如無干
問先行依擬摘發
含糊私債一人命二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
人三名時榮所犯合依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
官物論八十貫律絞照例做工五年滿日韓璜
依不應得爲而爲之律減等笞三十係操軍官

照例納鈔完日李旺供明各還職隨住看役除
審録外參看得時榮雖招將韓璜官馬盜騎回
家緣韓璜欠伊私債未還比與憑空偷盜不同
况前項馬疋未曾印烙時榮憑何知是官馬其
許韓璜將伊家帶來馬疋准還銀兩情有可推
兼又韓璜明告前去帥府點視回還將原領官
馬全付鞍轡拴繫下處不期時榮不由分說用
強將馬奪去准折私債依此告詞時榮所犯又
恐自有正律今擬前罪事屬未當且時榮既招
不合利上起利合將該得本利銀兩明白筭還

令照出項下止称原欠銀兩出外办還不見該
還若干数目尤属含糊俱難平允合通駁回再
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爲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一
十三名朱瓚所犯合依故殺者律斬秋後處决
蕭官保依受財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律絞
照例做工五年李成畢能丁氏供依誆賺局騙
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罪
止律李成爲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畢能丁氏
俱爲從減一等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陳越楊

氏等八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
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參看得朱瓚招稱
與杜劉浦勝葉斌蕭宗谷不合將劉彥清亂打
有浦勝將劉彥清脊背用鉄尺打訖無數蕭宗
脚穿皮底鞋將伊肚上後背心踢打二脚贊
又用拳將伊臉上并耳思軟殺故打傷重葉斌
將伊臉上打訖數掌大腿踢訖一脚當有陳鉞
亦助惡將劉彥清臉上打訖二掌有劉彥清回
被打傷重身死切詳劉彥清况被浦勝用鉄尺
於脊背等處打訖無數又被蕭宗用鞋脚於肚

上背心踢訖二腳緣脊背肚上背心俱係要害
去處今被鉄尺鞋腳踢打無数其致命根因恐
由于此今宋瓚却招用拳將劉彥清瞼上耳腮
軟肋故打傷重以致身死應非實情詑若宋瓚
果將劉彥清打死亦必明開將何要害去處打
訖幾拳今却止招故打軟肋傷重未審軟肋左
右的係何處致命事屬含糊况檢驗屍傷又称
左肋至脇重疊傷痕緣左肋不曾招有打傷又
未審因何檢有傷痕尤屬未明且朱瓚既將劉
彥清故殺其劉彥清重状應否不行抵充亦屬

有違俱難平允合將朱璿蕭官保社劉浦滕蕭
宗華斌陳趙駁回再問送審因李成等三名審
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事執兩端
大理寺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
吏司發審犯人一名張祥所犯合仍依原擬鬬
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秋後處決
緣犯在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赦以前免科隨經查得已死侯聚妻溫氏原告
張祥挾讐將伊夫侯聚打死似有故殺情由今

會官勘得張祥与侯聚說起前讐因而鬬毆致
死問擬前罪犯在革前免科請
旨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除陵罵外參看得張祥犯
該鬬毆殺人絞罪既在革前例該免科自合照
例發落為當却乃擬称原告似有故殺會勘止
是鬬毆事執兩端作疑不决若是依擬奏
請不無煩瀆
聖聽況本部各司往往問擬前項罪因俱是照例
發落此因若復請

旨則前日發落者悉皆過當將來送審者求照
例事愈不一難以予允合駁再行查擬送審

增添情節

大理寺為不應奏事據在寺案呈該刑部四川
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仰孫高林茂所犯俱合
依私家收藏天文應禁之書者律各杖九十仰
孫高照例運磚完日係行止有虧人數革職發
回原籍為民林茂係操官照例納鈔完日還職
係軍職論功定議內仰孫高係在京道錄司官
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巻內查得先該右少監裴誠題称千
戶林茂將天文書在家觀看致被緝獲供係右
玄義仰孫高送与收藏仰孫高再三不服承認
等因續該錦衣衛鎮撫司問得林茂招称仰孫
高師父鍾智福有天象書一本遺留与仰孫高
觀看至成化四年四月內有仰孫高惧怕事發
不合將前書與茂收藏在家觀看等情奏送刑
部擬罪原發原招俱無別項情由今查招內
無各犯半點供詞未審該司憑何原發却
於事外用手本刑去兵馬司挨拏犯人陳仙苦

不獲止拏無干人王璽林秀到司又押協同跟捕
犯人陳妙善王玘不曾回報却就添招仰孫高章
前詐有神仙煉丹之術將銀養砂燒煉金銀不成
又与淫婦陳妙榮在宮奸住三夜要与林茂固結
心腹將書寄与收藏後因林茂妻陳妙善私与舍
人王紀通奸漏泄等情盡將林茂等原招事由平
空增添改換切詳林茂等前項招由係是鎮撫司奏
准送部擬罪事理不曾再令鞫問別情未審應否
擅自增添改換全与原欵原招不同設若仰孫
高果有前項煉丹犯奸情由比時林茂在鎮撫

司問理之時緣何不行招出今本犯既將指奸事情招出在官緣何不提陳妙榮与伊面對是否虛實却又照作革前名提徑擬御孫高作行止有亂人數且陳妙榮与御孫高奸宿既是林茂招出其林茂妻陳妙善与王紀通奸又未審是何人招出在官况審林茂執称伊妻並不曾与人有奸今招前情俱屬未明有碍類奏

畧去情節

大理寺為糾劾事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陳旺所犯合依奏事詐不

以實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照例運炭完
日還職查得本犯究該兵部奏擬錦衣衛差官
提解前來該禮科官引奏奏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欽遵今問本犯前罪緣陳
旺係應議軍職論功定議及奉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數請
旨除審録外表內查得先該南京兵科等科劾奏
陳旺故違
勅旨高坐于家以致並徒搶奪操軍器械及照陳
旺先征廣西全無功次冒奏陞賞貪圖賄賂貽

禍邊方續該右都御史周瑄亦奏本犯不親巡
江部委官軍于賊私通賄賂及兵科又參本犯
捏詞妄奏本内將
旨意略寫俱屬欺罔兵部亦查陳旺先在廣西鎮
守倔強冥頑抗違
勅旨遇賊展轉躲避不肯調兵會勦且又貪圖賄
賂無廉無耻失誤事機不可故縱被本處巡撫
官員及本部劾奏俱蒙
寬宥止將本犯取回令去南京後府管事并浙江
口把總管操續該六科十三道將陳旺比先壞

事情由劾奏復蒙
寛宥止令住俸三年今本官不知感激又行倨狼
冥頑抗違
勅旨欺罔不忠欲行都察院出批錦衣衛差官前
去將本官拏來究問明白奏
請重加處治以為人臣欺罔不忠者之戒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切詳各該衙門劾奏陳旺前項欺罔
不忠等事俱係重情緣本犯又係見該住俸人
數自合一一查究明白送部具

奏發落今却隱諱不行備細招出事屬不當况

兵部奏

唯要將本犯究問明白奏

請重加處治係是緊關情節却乃略去陳旺雖奏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數別無處治事理却乃引奏

俱屬未明有碍

上請

再問送審

大理寺爲強劫事據左寺寺丞呈該山西道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六名王鑑司恭讓劉永張鑑所

犯俱仍依原擬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
從律各斬俱決不待時梟令仍依原擬知人犯
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而藏匿在家不行捕告
者減王鑑斬罪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
餘丁審無力照例做工滿日司犯兒仍依原擬
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本
犯招年一十五歲依律收贖各隨住內王鑑等
四名審畢監候其擊脫逃賊人劉林等至日對
問如果是實依擬發落若有別情奏問送審緣
三鑑等四名俱重刑請

旨除復審外案照先該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爲因不肯服辯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滑王鑑等雖招前情數內劉林等未獲今既擬將王鑑監候挨拏劉林等至日對問又作重刑

請

旨且各犯俱係决不待時人數若已奏

請即當處决今称如果是實依擬發落若有別情再問送審又未審如何依擬發落有何別情再問事屬未明况王鑑等四名仍称冤枉不肯服辯雖以平允除楊全同狗與審擬合律候類奏

發落外合將王錫等四名歐田監候孫等劉林
等至日對問明白送審
未經對理附參事不實
大理寺為覆名冒支
賞賜事據左寺奏王該刑部河南清吏司發審犯
人三名高騰陳全史勝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議擬各杖七十俱照例運
灰院各還職役除審錄外查得參同先該經歷
許正奏稱指揮高騰等會同委官劉源該吏王
章處詐欺故軍旗姓名冒支

賞勝銀兩分用等情總高騰等俱係本[illegible]官員豈
有不知本衛迯故軍旗姓名并被劉源等誆作
見在月關銀兩以致許正奏奚宗同分用錢兩
恐是真情今劉源既避未經對理難憑高騰等
一面之詞招作無干恐欠停當況高騰等累無
串同情節其許正雖免妄奏之罪今許正欵
是高騰等串同劉源等冒支銀兩分用并情奏
孜未審出奏情詞應否可作疑奏且高騰等既
与劉源等事干對證輒依今擬徑自發落亦屬

事例應遲取還職亦合擬出候捉劉源等得獲
問有干碍另行奏提高勝等通問發落爲當今
止拏劉源等另行而高勝等事若結絶許正亦
無干碍尤爲未明俱難平允

引律駁一倒死驟蚤

大理寺爲昏賴資本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
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劉貴所犯合依不
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通減二等杖六十
李通依應入官之物而侵欺隱匿費用不納者
計所虧欠物数準竊盗論一十貫律通減二等

笞五十云云除審錄外查得節該
大明律內一欵凡自已馬牛駝騾驢病死而不申
官開剥者笞四十觔角皮張入官欽此切詳律
意蓋回頭畜倒死而不申官開剥者既科其罪
又追觔角皮張入官不比倒死官馬之類應當
計贓坐罪今李通倒死自已騾頭私自開剥當
坐正律却擬不應罪事屬不當難以平允
大理寺爲監守自盜馬疋草束事據左寺案呈
該山東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六名劉聚張洪
牛賢魏寬盧豎與所犯俱合比依官物當應給付

与人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
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四十貫律各斬王
暹依聽從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減等杖九十云
緣劉聚等係比附律條及与王宣俱軍職論功
定議通行請
旨除審録外伏覩
大明律内一款節開器物錢帛之類須移從已離
盜所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
是其竹木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駮載
間猶未成盜欽此今照劉聚等雖招故留草束

在場一向不行關支要待下班之日侵關均分
緣前項草束既是在場不曾關出終未成盗又
不係各犯守掌在官今比附前罪恐未允當且
翟文魏寬首告指揮三還同劉聚等將草束侵
分盗賣今王還止招聽從各官嘱託又不見聽
從何人嘱託是何情詞况本犯既是選委監支
草束人數其劉聚等鮏留草束在場豈無通同
情獘今擬前罪亦屬未明兼且李輿明告牛忠
同盧興尅落草二千四百五十束賣銀二十四
兩五錢肥己今查前草在場未曾關出却又不

提李興等面對虗實以致各犯執称冤枉不肯
服辨俱難平允
比例問擬引例查駁
天理寺為查究官軍口糧事刑部廣西清吏司
發審犯人七名劉福馮玉所犯合依常人盜倉
庫錢粮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八十貫律絞劉福
係軍職照例立功五年滿日還職仍回原衛帶
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馮玉係軍人審無力照
例做工伍年滿日于泰孟禮張祥尤敏俱依知
盜贓而寄藏者減知盜贓而故買者一等罪止

律斌等各杖九十米氏係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云查得近該本部題稱順天府所屬通州冀州等處俱係緊要收支粮草去處合無通行巡按巡倉等官今後遇有偽造文書偷籌盜粮詐攬粮價等項就便拿問追究粮草俱照邊境倉場事例連當房家小發邊衛充軍原係腹裡衛分軍人發邊衛常川守哨

軍民職官奏

請發落等因成化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在不各營近劉福馮　王等

洗改文冊增添官軍姓名盜支官粮數多比之
偽造文書偷竊盜粮情犯尤重若照常例發落
無以警戒將來合無將見在劉福馮王并脱逃
樊昇等拏獲俱照順天府所屬倉場偽造文書
偷竊監粮事例追賍完日先其立功等項拘要
當房家小發邊衛充軍有係腹裡衛分軍人發
邊衛常川守哨仍行本部并都察院遇有此等
囚犯俱照例發落錄係照例發落囚犯事理及
劉福係軍職論功定議未敢擅便請
旨除審録外查得河南清吏司發審犯人夏景等

虛捏武平等衛官軍張勝等口粮数目赴倉関
支事發問擬各犯常人盜倉庫錢粮絞罪徑擬
照例充軍不行比例奏
請已經審究監候再問去訖今照劉福等所犯亦
捏通州左衛官軍張鏜等口粮数目赴倉関用
事發問擬各犯前罪比之夏景等情犯相同却
乃比例奏
請比與先起發落不一二司所擬未知何者為當
事處未明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官軍口粮事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

犯人五名岳文杲吳英所犯俱合依常人盜倉
庫錢粮不分首從律絞照例發邊衛充軍白
俊陳通陳忠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
律減等各杖七十云云除審錄外查得先該刑部
奏
准事例內開順天府涿州通州薊州密雲良鄉等
縣并居容関口倉塲今後遇有偽造文書偷筭
盜粮華騙粮價坑陷納戶打攪倉塲擊問追完
粮草照例連當房家小發邊衛充軍不曾開有
盜関京倉粮米緣由續該本部河南清吏司發

審犯人夏三六等捏添武平等衛官軍張勝等口
粮數目赴倉関出粮米問擬常人盜倉庫錢粮
絞罪徑擬照例充軍雖曾審允緣係監候再問
送審人犯未曾明白定奪又該本部廣西清吏
司發審犯人劉福等增添通州左衛官軍張鐸
等口粮數目赴倉盜関粮米亦擬前罪却要比
例奏
請發落為照引例不一況律有比附例難比擬已
駁再問去後今照岳文果等添捏鳳陽等衛官
軍毛兜等口粮數目赴濟陽并大興左等衛僉

盜支粮米三百二十石却又徑自引例充軍緣
前項事例不曾該載未審今次所引者别是何
例事屬未明兼擬各犯盜倉粮紋罪必有鈔貫
數目今却不行擬出尤屬未當俱難平允
逃吏
大理寺爲違限不銷批迴等事據左寺案呈該
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陳潜所犯合
依凡奏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減等杖九十係逃吏審
有力照例運灰完日發回原籍爲民除審錄外

查得律内官吏避難因而在逃罷職役不叙見行事例文武官為事在逃隱藏今陳諧以為犯律則已遇蒙

赦宥以為犯例則無吏罷役之文未審今發為民憑何律例擬斷況審本吏執称當軍附陳得宗勒要津貼銀兩執留文憑曰此逃回原籍取討又係有詞熏且問擬本犯前罪招内却無違例招眼俱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逃官事例 二款

大理寺為清理軍政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人十一名張興等四名所犯俱合依常人盜
倉庫錢粮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八十貫
律皆絞潘宗等七名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五六除審錄外參看
得府軍後衛先奏張興等俱罪在逃今張興等
六招各不合惧罪逃躲雖稱以後自首終係脫
逃入犯恐有見行事例違碍况查先該刑部山
西等清吏司勘次發審犯人王英苗恵等招係
府軍右衛鎮撫千戶各不合犯罪在逃以後自
首到司俱問絞杖等罪各照逃官事例科斷已

經審允發落去後今張興等与王英等事体相
同設若各犯委的在逃當照見行事例處置如
或不曾逃躲該衛雖免妄奏之罪今却不行查
照明白徑照常例擬斷以致發落不一有碍平
允
大理寺為清理軍政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人張興等十二名查得先該本道問擬送審
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問張興等四
名所犯云云除審録外參内查得王填招詞及張
興原招俱稱自成化三年正月起至四月終止

通同指揮鄧璽等將在逃軍人造入支糧冊內
多支月糧有百戶蔡貴先後共分米二石一斗
等情及該道行提鄧璽等之時有該衛指揮苗
方等又奏指揮王百戶等官鄧璽等四十六員
俱各懼罪在逃並不曾開有百戶蔡貴征進緣
由今却止憑蔡三一面詐詞輒將張興改招盜
支軍人丁貴等月米二石一斗入己先被王璵
妄招蔡貴盜支等詞中間恐有買求招回脫免
重罪情由並合行勘明白恐有扶同雜便遽信
既苗方等云因張入既已參奏鄧璽等四十六

員俱各惧罪在逃後回照勘卻又開稱蔡貴果於前項日期征進先後奏勘情詞轉換不一以致事情不無冤濫罪名難免出入恐亦有罪應否置之不問為照審張與執稱不曾盜支前項月粮及與張鏞等俱各有詞不肯輸情服罪遂難平允

誆攬事例 二欵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九名劉原等六名所犯俱合依應入官之物而隱匿不納者計所虧欠物數准竊盜論一百

二十貫罪止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陸宗係
軍匠決訖所犯杖数照徒年限拘役劉原等五
名俱軍餘照例做工各滿日胡劉等三名俱供
明各着役随住除審録外巻内查得蘇氏告称
有男呉祥承管茂山衛年例紫炭有舍餘劉原
等共与承書領去紫炭銀一百七十一兩該紫
炭四萬七千斤各人一向将銀在家盤用不行
買辦等情今劉原既招該府将范海比較完納
紫炭范海告称二〃与呉祥攬納又招范海氣称
先前止是呉祥一人攬納並無原等同攬前後

詔詞自相矛盾顯是劉原等与吳祥通同誆攬
今見正犯吳祥脫逃原攬文約又無在官却乃
展轉情詞脫免重罪且劉原等所交銀兩入己
費用原攬柴炭推詞不納明有誆騙情由今不
究問明白止憑一面之詞輙擬各犯前罪事属
不當況詔不知名男子在街揚言劉原等冒嘱
原問官員今既調問仍前含糊揚言之徒亦免
淂以箝口所擬前項招擬通屬未明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
人十一名劉原等六名所犯俱前云云除復審外案

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罪不當已
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蘇氏原告劉原等
与男吳祥同領紫炭價銀及劉原原招与孫范
海詳該府比較紫炭告称原与吳祥攬納今劉
原又称范海將紫炭價銀二百六十六兩交与
吳祥包攬吳祥將前價內銀二十兩布三筒作
銀五兩与原買炭五千斤又將銀三十八兩與
陸榮買柴二萬斤九十八兩与劉通三能法成
共買炭二萬斤十兩與趙禮買炭二千斤俱寫
帳為照餘銀吳祥自行費用一向不曾問原等

取要柴炭上納范海聲言要告吳祥惧罪在逃後本府比較柴炭范海告拘吳祥家屬追納有吳祥妻蘇氏来催原等推称不知致被蘇氏告提原等又各捏称吳祥挾讐妄告及平日与伊並無相干等詞切詳吳祥既是獨攬范海柴炭緣何支与劉原等價銀数多自己費用銀兩数少若果將銀与劉原等收買柴炭令知范海等要告緣何不催劉原等上納卻乃輒自脫逃所擴劉原等贓遁同包攬情由令見吳祥在逃妄捏轉買柴炭遮飾重罪况招内既称吳祥一向

不曾問原等取討柴炭上納又称蘇氏来催原等不合隱匿不納先後情詞自相矛盾設若劉原等果是分受吳祥銀兩收買柴炭緣吳祥所交銀兩即係范海原領官價今見吳祥在逃其劉原等俱各推称不知及至蘇氏告發又許平日與伊無干顯是料物當供官用而各犯侵欺不納明有正律可坐本審該司緣何不行依法擬斷再三回護立擬各犯前罪脫免見行事例事屬不當無旦范海周遜既是承差起運官物却乃就在本衛將官價領与吳祥等攬納今問

笞罪尤屬未明仍照手名

大理寺為題覽呈覆事刑部河南清吏司案審犯人十六名張斌等三名所犯俱合依誆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張斌為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送兵部連當房家小編發邊衛充軍張鄉董璘俱為從各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蔡宣韓友才俱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張輔等九名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云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偃師縣納戶蔡

宣明奏張斌同弟張增男張輔等承攬到黑豆
二千石該價銀一千六十兩止納過豆六百一
十五石又退銀二百五十五兩尚欠銀四百七
十八兩被張增等倚恃官勢不肯完納及項城
縣納户韓友才亦奏張斌張增張滕等誆攬粮
豆價銀二百五兩自誆銀去後升合不肯上納
及查張斌原立文約并合同欠帖俱有張增等
姓名今張斌却招要誆奈宣等豆價恐伊不信
及見張增隨倉吕仁將各人引到張增家誆說
是我家業張增回不知情安排酒飯与斌等吃

飲蔡宣等當時糧價銀一千六十兩与斌詐收入已成化二年五月內斌又央王用作保同男張弼要詐韓友才糧價恐伊不信亦引到張增家誆說是我家業韓友才聽信亦將銀二百五兩与斌誆收入已未曾上納後蔡宣回知張增家富要賴伊陪還添捏張增與斌同攬情由韓友才亦添捏張增張勝与斌同攬虐詞奏發等情切詳張斌等誆攬蔡宣等糧價既引各人到張增家識認家業張增又置酒与各人吃飲及立文約欠帖俱有張增等姓名其通同誆攬之

情昭然可見未審憑何證佐止依張斌一面之詞妄招張增曰不知情安排酒飯吃飲及蔡宣要賴陪還將文約穴帖添寫張增等名字在內設若張增果不知情識認家業尚怕負累豈肯安排酒飯与蔡宣等吃飲況吃酒飯之時張增在場參入必是商議攬納糧豆等情豈肯默之不言止吃酒飯況又張增若是果被蔡宣誣賴其韓友才係是各縣納戶緣何亦將張增等攬納緣由具奏且蔡宣若果將文約改換其韓友才却係原立真約緣何亦有張增等名字兼又

招稱蔡宣將呂阡等名字添寫約內其呂阡陶
海若是果無詐情曰何絜家在逃此等情節俱
不究問明白却將孫宣等奏訴真情指為虛妄
張增等詐攬重罪脫免供明前後招詞曲為回
護自相矛盾難以平允

王恭毅公駁稿終